

婦人叢書

手套與乳罩

學 履 小 說 手 套



一個「浪漫的克」(Romantic)底扒手

書叢人婦

單乳與套手



No. 373

• 行發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

年四十二



3 0527 1947. 7

目次

手套與乳罩.....	章志毅
綿被.....	劉訥鷗
聖處女的感情.....	穆時英
某夫人.....	穆時英
聖誕節的豔遇.....	施蛰存
研究觸角的三個人.....	鷗外鷗
紅泥.....	史炎
藍色的家鄉.....	黑嬰
自A至G.....	張麗蘭
失蹤.....	黃嘉德

遊戲……	羅密波
故鄉的遊歷……	徐遲
微笑裏的眼淚……	斐兒
女作家菲……	尤子玄
待望……	May Edison 作 郭建英譯
一個頑皮不過的小姐……	中村正常 作 郭建英譯
幸福之垣牆……	(日)山田耕作 郭建英譯
二十年……	M苛蒂 作 章志毅譯
比布夫人之失蹤……	(法) 郭建英 譯 淺原六郎 作
三月之空想……	郭建英 譯 W皮恩斯脫 作
冰……	章志毅 譯 W皮恩斯脫 作
戀愛無綫電……	瀉爾·基耐兒 作 郭建英 譯

手 套 與 乳 單

章 志 毅

1

我的至友李叔清君是拿着月俸七十元的上海泰利公司的高級職員。品行方正，是在目下世風不古的中國所罕見的模範青年。當他的同學們大都跑破了皮鞋，尙得不到每月二三十元的職務的現今就職難時代，也許他平素端方無私的品格所賜與的吧。他在上海某大學畢業了不到兩星期，就被泰利公司採用爲書記。從此他的舉止愈趨嚴正，他的朋友或同事們更沒有機會看見他講過半句笑話，僅孜孜不倦的從事着工作。於是他雖頗得該公司經理先生的器重，可是他的同事們却對他不免抱有憎惡與疏遠之念。



可是他到二十五歲的現在，尙沒有看中他的女人。不，這樣的辭句如果覺得太形低陋的話，讓我來訂正一句說他還沒有愛上了他的女性，也無不可的。因為端方而謹嚴，行路時目不斜視的他底性格，恐難給他這樣的機會呢。

但他也決不是金木所做成的。反之，他却是比普通青年數倍的戀愛讚美主義者呢。但他那種方塊石似的行爲，當使他失掉很好的機會。

他對於他將來的愛妻抱有如下的理想。

- 一，他須有美麗的容貌。
- 二，他須有音樂上的素養。
- 三，她須有健康的體格，明亮的性格和溫柔的情感。
- 四，她不是『文學少女』。喜歡文學的少女往往是富於幻想，浪漫，是排他的，非家庭的，故家庭中決無做良妻賢母的資格。
- 五，修飾與行動不可摩登。因摩登兩字我生平最厭惡的東西。

雖然他的條件非常苛刻，然而他對於這五個條件，好像對於五條格言般在連史紙上用毛筆謄清了後，深深地藏匿在寫字臺的抽屜中。不，這決不是對你們玩笑，真的，他生來有愛誦古今中外格言名句的習慣。你們如果不信，一走進了他的書室，不論在牆頭上書箱上，眼睛所及到的地方就能看見像馬路上的廣告般貼有許多的格言。

『耳目無塗聽，目邪視。』班超妹昭。

『學之所知，施無不達。』顏之推。

『言語流暢，不足爲智慧之據。』英諺。

『誠實乃汝之母。』叔清。

『真理不死』西黎明。

『遊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倪吉甫。

『養心莫善於誠。』荀卿。

「無反省之生活，猶如豕窩。」叔清。

等々等々，這不過介紹了他平素愛誦的全言名句之一部而已。總之，這種格言他已十二分嚴肅的書房之中空氣，愈化爲嚴重非凡。偶有人跑進了他的房裏，就不禁覺到一種壓迫而悚然生畏。可是我的敬友李叔清君，猶恐不逮的在每日清晨把所有的金言名句誦讀了數遍，然後方肯進餐。

可是他是拿着月俸七十元的泰利公司有爲的職員，并且是青春剛到二十五歲的多情的青年。上帝也決不肯讓他毫不享有一片浪漫史的。

2

事湊得很巧，他公司的經理先生的讚詞爲動機，適被某絲織品廠的董事知道了他品格端正的一事。後經該經理的周旋，那董事先生很欣快的允納了他的愛珠嫁給我們的李叔清君了。不獨無此，那小姐的一切，剛合於李君平素所信仰的五個條件。她容姿的端麗，曾博得某女校校花之名。芳年十八，身體富於健康

美，並有音樂的素養。她的美不流於卑俗，所謂全沒有摩登氣味。她明快的性格與溫和的情感也恰如李君所憧憬着的一樣。好，李君心中的愉快不知道怎樣了。可是我們的李君以為如果這樣的當兒不稍謹慎，則有關他素平以嚴格聞名的名譽殊大。所以他用了不少的努力，纔能壓止了他將形暴躍的身心。

『欲抑止內心之喜悅，猶肩挑重荷奔上山路也。』叔清。

他照例寫了一條格言，把它貼在書箱上面。

3

他的媒事，進行得意外的順利。當他再次訪問了她的時候，她的母親對他說。

『我以為你必定能愛露娟（這就是他熱愛着的那小姐的芳名）的。因為她好像是白鴿般溫順，牝羊般純潔，雌鹿般快樂而健康的少女。請你不要忘記這點。』

她母親的這個譬喻，更驚喜了我們的李君。因為他以為她的母親也是同他一

般的格言或譬喻的愛好者。噢！叔清君萬歲！

他在麗娟小姐之前，儘量地顯示了他的誠意與懇懇。話雖是這樣說，可是你們也知道的，他那嚴肅的性格與沈默寡言的脾氣決不允許他做出好像其他許多訂婚了的男子般鬼頭鬼腦的醜態。他僅在敬虔的態度與目光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內，儘量地披瀝了他摯誠的心肝與腦漿。

跟着日月的行進，他的情感不由他的理智而升高起來。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對於他將來的愛妻前一種欲贈送禮物的慾望。

『那個禮物一定要不常離開她身體的東西纔好。』他這樣決心了。

他決定把他月俸一半的金額贈送禮物了。就是他想以三十五元內，送她最有助而最使她喜歡的禮物。

最初他想到白金的手錶。可是僅以三十五元的預算是決不能辦到的。然而黃金的手錶太流於凡俗，銀製的那覺得太貧弱了。於實是手錶的提案不得不中止

了。

上等的提袋怎樣呢？但這又覺得過於平凡。并且第一不合於「不離身體」的條件。那個訂婚戒怎麼樣？不，指戒類她一定是不少有的。——從這個愛與經濟上的限制所感到的苦惱，天天深刻地把他驅逐到苦悶之深淵中。他好像個夢遊病者般每天在各百貨公司中奔跑，想找一個適當的東西，但結果不能滿足他的期望。苦悶與思索的日子再繼續了數天，終而他的腦上浮現了一個名案。他立刻跑到他妹子曼姝的房間很躊躇地告白了他的苦衷。

『那麼要我買幾許錢的東西呢？』

『約莫三十五元左右。』他說了，又好像處女般緋紅了臉繼續說『最好不離身的東西……。』

『那麼，哥哥，我明天到先施永安去替你買一件東西吧。』

聰慧的妹子就答應了替他買一件禮物，並把它當日送到她將來的嫂嫂的家

裏。

4

翌日，他的妹子到了××公司，東揀西揀的物色了許多東西，終於買了三十元九角的最上等的法國鷄皮手套。不錯，這真可算是個極漂亮的禮物了，並且也適合於『不離身體』的重要條件。

曼姝小姐替哥哥買成了禮物後，自己又跑到二樓買了一件桃色的乳罩。後來就對公司的職員叮嚀地吩咐，叫他分別遞送到兩個地方。一個是她自己的家裏，一個就是送到麗娟小姐的地方。於是她覺得非常得意，愉快地到朋友家裏去玩了。但曼姝小姐這小小的得意，其實胚胎了極大的不幸。——就是該公司的職員偶不留意的把曼姝小姐與她未來的嫂嫂的地名互相交錯了。

翌日，好像『白鴿般溫順，乳羊的純潔，雌鹿般快樂而健康』的我們李叔清君的愛人麗娟小姐，從××公司接到了乳罩的包裹。同時，演成這樣失策的事情

連夢也想不到的李君，以滿腔之熱情寫給她如下的一封信。

我底生命，我唯一的太陽！

我以無涯的愛情，贈送你這一件很微小的禮物。啊，然而我誠摯地祈禱着當你把套上你溫柔的身時，永不會有除我以外的男子碰在它的上面。

啊——可是這樣的希望，也許是我的利己心所使然吧。因為它無疑是許多男子們所最先要接觸與最容易被吸引的地方呢。

噢，我的生命，如野菊般純潔地開着花的麗娟妹啊！我選擇了我能揀得了的最最小的一個。假使它對你過於狹小，你不妨請求令慈修改它一些。在我們結婚後，請你千萬不要把它離開了你的身子……而祇在接受我的熱吻時，請脫去了它吧。

噢！我底光明，我底天使啊！我想你時常把它保持着清潔的。許多男子的手是污濁的啊。拿汽油洗淨它吧。黃的污點是用苦牢爾油可以洗除的。當你訪

問朋友的時候，請你不要遺忘在那裏。唉！我摯愛的清香芬芳的薔薇花啊！如果你有那樣過失，我是不禁心愛的呢。

我無限地可愛的，我永遠的同伴者，噢，我底太陽啊！倘如我是個詩人或小說家，那把我這無盡藏的熱情必能寫在我白紙上的，然而我貧乏的文才，就是連我十六分之一的心緒也未能表現的呢。噢！我的愛妹，我的愛玉！你的靈影將永不能離開我的寸心了。

你永遠的同伴者

李叔清，一九三四年，一月。

但是不幸得很，這我們敬愛的李叔清君非但不能『永遠地』，并且連一天也不能成爲麗娟小姐的『同伴者』，因爲他們的關係就此中斷了。我在先不明白爲什麼這樣順利地進行着的姻緣急轉直下的產生了破綻，那時祇曉得我們的李叔清

君較前更變爲謹嚴而端方，并且比前更變爲厭世的憂鬱的青年。

後來偶然訪問了叔清君的我，在他的書房中新發現了以下的一片貼紙。

「悲劇云者在人生行路中爲微小的錯誤所產生者也。」叔清。

綿被

劉吶鷗

小鳳打着一陣寒抖走出後門。她覺得旗袍的袖子太短了，同時又覺得月光太亮了。像一隻被斷了尾巴的金魚在透明的玻璃缸內游泳着一般地，她縮着肩膀在那月明的夜街頭漫步着，想想如果月光可以吃得飽的話……

小馬路的夜街頭，過了淫慾橫流的前半之後，行人已經稀少了——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晚上。小鳳精神恍惚地停停步步終於在電桿的陰影裏覓到了一處稍爲避風的地點。對過的街燈下兩三個同業正在包圍着一個遲歸的夜行者。假如我跑上亮一點的地方去，也許可以像她們多拉幾個客人呢，她想。但她沒有那些勇氣，她覺得似乎陰暗的地方適配她一點。

忽的轉角處響出口笛有人來了，是一個工人風的青年。拉他吧，別錯過了機會呵，她想，於是嘴裏響出一聲脆弱的「去吧！」便羞怯地伸手拉一拉他的袖口。

「不要吵！」

青年停着口笛，轉身過來發着性子。但却碰着她柔弱的乞憐的視線。他覺得小鳳兩面的頰紅搽得一邊高一邊低，在那藍青的月光下現得一個怪好笑的歪着的臉。同時意識着口袋裏的兩塊洋錢。

「噢呀！你幾歲？十四，十五？」

……（駭異的眼光）「我……我忘掉了！」

「那怎麼行，傻瓜。連自己的年紀都忘掉了還要做什麼生意。……這樣，我這裏，只有兩隻洋，全給你，你帶我去不去？」

他摸出兩塊白銀來，放在掌中給她看。

其實，小鳳歪頭一想：有這裏頭的一塊也够了，數目又何必去拘泥。她點點頭，吊起一對微笑的眼光，於是兩個人便像新戀的情人一般地擁抱着離開了那夜半的街頭。

門開時，爲燈光吃了驚的耗鼠全在地板上搶着走。檯子上似乎翻倒了兩只碗。

「喂，別嚇殺人，爲什麼這麼多的耗鼠，是不是都是你的朋友？」

「對不住你，地方太小了。」

「你一個人？」

「不，媽剛纔同一個瘦長的男人出去了。大概又是過癮去了。你冷嗎？你坐一歇，我去隔壁倒杯開水來給你。」

「開水？不用麻煩了，我不怕冷！」

青年坐在小檯上摸摸剛纔上扶梯時衝痛了的頭皮順把眼睛向房內一轉。一隻

櫃子，幾隻櫃子，兩個木箱，壁上幾件舊衣衫，一條床只鋪着一條白布條……

「喂，不是開玩笑，怎麼被條都沒有？」（他睜大眼睛怪叫着。）

「被條？被條……真對不起先生。你不是不大怕冷嗎？我可以使你溫暖……

我來給你……」

「哼，小動物，你說得好……對啦，你等一等，我出去一歇就來。」

「但是，先生……」

他飛也似的跑了，留着一陣快速地下樓的蹣音在耳底。小鳳太失望了。她想他再也不會來了。他一定看她不起。她很難過，真有點想哭出來。她怪她媽大前天不該讓那位瘦長的男人把她的破被條帶去。對啦，她們爲什麼到現在還回來呢？也許連媽都跟人家跑掉了，留下她自個兒。那怎麼辦呢……小鳳就是到現在還未曾有過這樣一個不安。餓都不要緊，凍也不要緊，但這麼大的世界裏剩下她自己一個兒……她被極度的寂寞襲擊着，忍不住跑去窗邊看看天上的月亮。她覺

得那月光，透亮亮，着實太無情了。她什麼也沒有氣力再幹，久久地在那裏望着，出神……

不一會，屋外好像有了足步聲，敢不是她跑回來？她想着，轉身過去開門。真的是青年回來了。他兩頰被冷風扇得紅紅，笑咪咪，喘呼呼站在門口，而且腋下挾着一大網的東西。

「先生，綿被……噢，這麼好看的花藍布被單。」

「擘，怎麼樣，好不好？」

「先生家裏的？」

「不，我的，老寄在朋友家裏頭長久不用牠了。你瞧都有點爛了。」

「不要緊，我來給你縫補好了。」

「怎麼流着淚，你在這裏哭嗎？」

「沒有，不曉得怎的。也許看見這樣美的綿被，也許是看見你。」

她含淚微笑着，一面就向他接下來鋪在床上。她好像自有生以來頭一次接到人家好意似的，眼淚只管汪汪地流。

青年把兩隻現洋塞在她手裏之後，他們倆個兒就像一對雙生的兄妹一般地縮進被窩裏去。

天未明的時候，小鳳身邊感覺着強壯的身體的壓力，醒了。她很久沒有這樣好睡過。也許是暖的關係，也許是他守護着她，使她安了心。她充滿着謝恩的感情，仔細地觀玩着他的臉。粗大的輪廓，黑黝黝的皮膚，他覺得這個人似乎有點靠得住的。他想起被勁健的四肢緊束着時的歡樂。她記得自己彷彿是把身委給了哥哥的妹妹。

這時青年也醒了，睜大着眼睛。他好像馬上就要翻身起來。

「你醒了嗎？還早呢，再睡一會兒，忙什麼！」

「那麼你這麼早醒來幹什麼？」

「醒來看你。」

「看我怎麼樣？」

「看你像一個大孩子，沉迷迷睡得那麼好看。」

他微笑，不響，一會兒纔說：

「……我想今天去，到南方去！」

「南方在那裏？很遠嗎？」

「很遠。要坐船的。坐我朋友的船。」

「南方很暖吧！」

「當然嘍！」

「暖的地方很好！」

「也許我幾時回來帶你去。」

「真的嗎？」

「我說話還騙你嗎？……不過我想這樣子好不好？我這綿被送給你，你還我一塊錢。省得我今天再工作一天；身上有一塊錢，就可以去了。因為我是坐我朋友

的船哪！」

「一塊錢你要就拿去。被條我不要你送。假如你用不着帶去。你就放在這裏，我來給你看管。」

「謝謝你——你，你這，小貓兒！」

他說着，雙手扶住她的頭只管搖——搖……

「……不過，你不要忘記了你有一條暖的綿被在我這裏，我等着你了。」

「那我不會，小貓兒。」

「你這樣說……你不怕我家裏有耗鼠！」

「……傻，傻瓜！」

當小鳳送出青年的時候，天已經大白了。她回到房裏纔想起她忘記了問他的姓名。於是她便找出針來開始把被單破爛的地方縫補着——一面心內想想一塊錢，給媽拿去六角小洋，四角小洋買一件暖的汗衫，兩角小洋今天吃兩頓飯，還剩下幾十個銅板。

聖處女的感情

穆時英

白鴿，駝了鐘聲和崇高的青空，在教堂的紅色的尖塔上面才于着，休息日的晨禱就要開始了。

低下了頭，跟在姆姆的後邊，眼皮給大風琴染上了宗教感，踐在濾過了五色玻璃晒到地上來的靜穆的陽光上面，安詳地走進了教堂的陶茜和瑪麗，是靜謐，純潔到像在銀架上燃燒着的白色的小蠟燭。

她們是聖瑪利亞的女兒，在她們的胸前掛了鑲着金十字架的項鍊，她們的額上都會在出生時受清涼的聖水洗過，她們有一顆血色的心臟，她們一同地拉着童貞女的長髮坐在草地上讀大仲馬的傳奇，她們每天早上站在姆姆前面請早安，讓

姆姆按着她們的頭慈誦地叫她們親愛的小寶貝。每天晚上跪在基督的磁像前面，穿了白紗的睡衣，爲她們的姆姆祈福，爲她們的父親和母親祈福，爲世上的受難者祈福，而每星期日，她們跟着姆姆到大學教堂裏來，低聲地唱着福音。

現在，她們也正在用她們的樸素的，沒有技巧的眼看着壇上的基督，在白色的心臟裏歌唱着。

可是唱了福音，坐下來聽有着長鬚的老牧師講馬太傳第八章的時候，她們的安詳的靈魂蕩漾起來了。

在她們前面第三排左方第五隻座位上的一个青年回過頭來看了她們兩個人。他是有着那麼明朗的前額，那麼光潔的下巴和潤澤的臉，他的頭髮在右邊的頭上那麼滑稽地鬚曲着，他的眼顯示他是一個聰明而溫柔的人，像她們的父親，也像基督，而且他的嘴是那麼地笑着呵！

他時常回過頭來看她們。

做完了祈禱，走出教堂來的時候，他走在她們前面，站在大理石的庭柱旁邊又看了她們。

於是，她們的臉越加靜謐起來，純潔起來，像她們的姆姆一樣，緩慢地走下白色的階。

他在她們後邊輕輕地背誦着雅歌裏的一節：

Thou hast ravished my heart, my sister, my spense

Thou hast ravished my heart

With one of thine eyes

With one Chain of thy neck

從白色的心臟裏邊，她們溫婉地笑了。

她們的對話的音樂柔和地在白色的窗紗邊瀰漫着。

窗外的平原上，鋪着廣闊的麥田，和那面那隻大學的紅色的建築。秋天下午

的太陽光那麼爽朗地汪濊在地平線上面，遠處的花圃的暖室的玻璃屋頂也高興地閃耀起來了。

「他們那面，星期日下午可是和我們一樣地坐在窗前望着我們這邊呢？」

「我們是每星期日下午坐在窗前看看他們那邊的。」

「今天的晨禱真是很可愛的。」

「陶茜，今天那個青年看你呢！」

「不是的，是看了你呵！」

「他的氣概像達達安。」

「可是，他比達達安年青多了。達達安一定是有鬍鬚的人。」

「那還用說，達達安一定沒他那麼好看。」

「你想想，他的前額多麼明朗！」

「他一定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而且也是很溫柔，脾氣很好的人——你只要看一看他的眼珠子！」

「他的下巴那兒一點鬚鬚也沒有！」

「那裏沒有；你沒看清楚，我看仔細他是有一點。」

「恐怕也像哥哥那樣的，沒有鬚鬚，天天括，括出來的吧？」

「也許是吧。他那樣的人是不會有鬚鬚的。」

「他右邊的頭髮是鬚曲的，而且鬚曲得那麼滑稽！」

「他的嘴才是頂可愛呢，像父親那麼地笑着！」

「而且他的領帶也打得好。」

「你想一想他的衣服的樣子多好！」

「他走路的姿勢使我想起諾伐羅。」

「你說我們應該叫他什麼呢？」

「“Bean Stranger”！」

『我也那麼想呢！』

一同地笑了起來。

『可是他看了你呢！』

『他也看了你呢！』

一同地沉默了。

可是那爽朗的太陽光却在她們的心臟裏邊照耀起來。

『呵！』

『呵！』

彷彿聽到他的聲音在她們耳朵旁邊輕輕地背誦着雅歌。

第二天早上，她們剛坐在床上，兩隻手安靜地合着，看着自己的手指，爲了一夜甜蜜的睡眠感謝着上帝的時候，一個用男子的次中音唱的歌聲，清澈地在圍牆外面飄起來，在嘈嘈的馬蹄聲裏邊，在溫暖的早晨裏邊。

「瑪麗！」

「是他的聲音呢。陶茜。」

那芳菲的，九月的歌聲和馬蹄一同地在寂靜的原野上震盪着。在她們的靈魂上振盪着。

是在記憶上那麼熟悉的聲音呵！

裸了腳從床上跳了起來跑到窗口，看見一個穿了麻色的馬褲，在秋風裏飄揚着蔚藍的襯衫的人，騎着一匹棕櫚色的，高大的馬，在颯爽的秋的原野上緩緩地踱着。

從他的嘴唇裏，高亢的調子瀑布似地，沙沙地流了出來，流向她們的窗，流向她們。

「可是他嗎，瑪麗？」

「是他吧，陶茜，你看一看他的肩膀，那麼闊大的肩膀，一個拿寶劍的肩膀

呢！」

「還有他騎在馬上的姿勢，一棵美麗小柏樹的姿勢！」

他聳了聳身子，那隻馬跳過了一條小溪，在原野上面奔跑起來了。

「跳過那條小溪的時候，我真替他擔心呢！」

瑪麗心裏邊想：「應該擔心的是我呢！」一面說道：「陶茜，你侮辱了他

了，跳過那麼窄狹的一條小溪，是用不到你替他担心的。」

「應該是你替他擔心吧？」

一面想：「昨天他看了的是我，不是你，你就是替他擔心也是白費的吧。」

那隻馬越跑越快了，而他是那麼英俊地揮着鞭子往馬頭上打去，馬昂着頭跳

躍起來。

「呵！」

「呵！」

兩個人全說不出話來了。

看了看瑪麗的臉，爲了她的歡喜的臉色，陶茜說道：「昨天他看了你時，可曾看見你眼角的那顆小疤嗎？」

「那顆美麗的小疤當然他一開頭就注意了的，」瑪麗驕傲地說，爲了陶茜的得意的臉色，她又加了一句：「我爲你憂慮呢，陶茜，恐怕昨天他已經看見了你額角上那條傷痕。」

兩個人全堵起了嘴。陶茜站到窗的左邊，瑪麗站到窗的右邊。

他在一座黃石建的別墅旁邊彎了個圈子，又跑回來了，跑近她們的窗前時，馬忽然橫走了幾步，猛的站了起來，他俯着上半身，兩腿夾着馬腹，扯住了馬鬃，用拳頭往牠的脖子上澎澎地打去。

兩個人吃驚得叫了起來。

他回過頭來，看了陶茜又看了瑪麗。

兩個人都笑了。

陶茜有一隻潔白的小床，瑪瑟也有一隻潔白的小床，在床上，她們有着同樣的夢。

（溫暖的九月的夜空下，原野在澄澈的月色裏邊沉沉地睡着，松脂散發着芳烈的氣味，在窗前有着籐燕。鬱金香和丁香，在她們的心臟裏邊有着羅曼斯的花朵的美妙的香味，而在原野上是有着輕捷的馬蹄聲。

他唱着，穿了金線製的王子的衣服，悄悄地穿過了樹林，跳過了小溪，在黑暗的原野上悄悄地來了，向着她們的小巧的臥室。

從夢中，她們爲了他的芳菲的歌聲醒來了。

跑到窗前，擺在她們眼前是一個蓮紫色的夜。

他站在馬鞍上，腰旁掛了把短劍，穿了錦披肩，拈了一朵玫瑰，那麼地美麗，那麼地英俊，像一個王子，完全像一個王子，或者像一個騎士。

他向她們說：『和我一同地去吧，騎在我的馬上，到那邊去，到快樂的王國去。那面有緋色的月，白鴿，花圃，滿地都是玫瑰，那面還有連紫色的夜，靜謐的草原，玲瓏的小澗，和芳菲的歌聲。和我一同去吧，我的公主，我的太陽，我的小白鴿！』

於是他從籬蔓上面爬了上來，抱着她們跳下去，騎在馬上悄悄地，往靜謐的平原中跑去。

她們有着同樣的夢，因為她們是躺在床上，瑪麗有一隻潔白的小床，陶茜也有一隻潔白的小床。

可是輕捷的馬蹄聲呢？

她們爬了起來，站到窗前。

廣漠而遼闊的原野是無邊無際地伸展開去，在黑暗裏沉沉地睡着。

於是她們有了潮潤的眼和黑色的心。

在靜謐的午夜裏，兩個純潔的聖處女，披了白紗的睡衣，在基督的像前跪了下來：

「主呵，請恕宥你的女兒，她是犯了罪，她是那麼不幸，那麼悲傷，主呵，請你救助你的女兒……」那麼地祈禱着。

某 夫 人

穆時英

山本忠貞斜倚到車窗上，緩緩抽着雪茄，從歪帶着的軍帽的帽沿那裏，透過了從磁杯裏邊蒸騰上來的咖啡的熱氣，在這邊望着她。

車一開出哈爾濱車站，在鋪滿了皚皚白雪的平原上馳走着，天慢慢地暗下來時，他已經注意到在隔壁那間臥室裏，帶一點漢城口音唱着銀座行進曲的，那個不知國籍的女人是一個很可懷疑的人物了，爲了她的老於風塵的樣子，她的冷漠的聲音，脚下那雙名貴的緞鞋，輕捷的步趾，尤其是因爲她的少婦型的，妖冶而飄逸的風姿。她老是在那裏反覆地唱着同一的調子，悉悉地，像從緊閉着的嘴唇裏邊漏出來的，睡在床上機械地聽着這充滿了北國的憂鬱的歌聲，車頂上的電燈

蚌珠似地放出光采來時的山本忠貞完全忘了藏在帽徽裏的，進攻遼東義軍的軍事密件，而對於隔室那位詭祕的夫人抱了滿懷不可遏制的好奇心。一個娟好的獨身婦人，那樣的對象是不能不使哈爾濱特務機關的調查科科長山本忠貞少佐睜開一隻偵察的眼和一隻愛慕的眼吧。

「毒品的販賣者麼？舞女麼？還是匪賊的間諜呢？」被這些問題苦惱着的山本忠貞在餐車裏仔細地看了喝着咖啡的她忽然毫無理由地高興起來：「總之，不會是一個貞節的女子吧。」所以，推歪了軍帽，擺出不修邊幅的輕薄態度來。

坐在餐車裏的她穿着堇色的衫，有一條精緻的鼻子和一張精緻的嘴，眉毛修飾得非常纖巧，一身時髦的西歐風味，一點也割別不出究竟是那一國人。她把香烟灰彈在餐盆裏，時常把晶瑩的眸子從髮邊閃到山本忠貞臉上來，碰他的鬚髮的眼便低下眼皮，讓長睫毛遮住柔媚的眸子的流光，把笑意約住在嘴角，溫雅地拿起咖啡來的姿態簡直是在跟他賣弄風情了。家眷遠在東京的，過着禁慾生活的山

本忠貞，只喝了半杯雞尾酒便被桌旁的水汀烘得渾身的情慾古怪地燃燒起來。看着她在一旁嫋嫋地走了過去，在他衣襟上留下了俱樂部香水的幽味，走到臥車裏，碰地開上了門，他便傾跌地闖進了她的臥室，用醉漢的聲氣喝道：「站起來！」

斜躺在床上她冷靜地問道：「你有什麼權利那樣地命令我呢？」

「呸！特務機關調查科科長的山本忠貞少佐要搜查一個嫌疑犯也不行麼？」

「很英俊的人爲什麼對於一個女子施行着那樣粗魯的儀態呢？」

「你那麼漂亮的夫人不是也在做着不法的事麼？」山本忠貞邪氣地笑了起來。

「不法的事麼？請你搜吧，隨身行李都在這裏。」把鑰匙投給了他，又壓響拉拉地唱起銀座行進曲來了。

「好本事！比我還鎮靜。可是你可知道山本忠貞少佐的眼是被稱爲顯微鏡的

麼？」一面咕囁着，一面打開了一隻小提篋，把一些零碎用品全倒了出來。他用把玩的態度檢視着那些手套，絲襪，褻褲，睡衣，用責罵的口氣調笑着道：「那樣的睡衣！從浴盆裏跳出來，穿着那樣絲織的繡花睡衣，不怕一身的性感被水蒸氣揮發到外面來麼？這樣珍貴的手套！連一雙可愛的手也吝嗇到要遮蔽起來呵。咪！如果不是想怕腿部的肉來誘惑特務機關長山本忠貞少校，總不需要穿那樣透明的襪吧。」擠着眼瞧了她的腿：「脚上的還是桃色的襪呢！你看不是連柔順的汗毛也看得很清楚麼？可是山本忠貞少校並不是意志薄弱的傢伙呵。」把褻褲拿到手裏時，他已經不是在檢查違禁品，却是在欣賞尖端流行物的獵奇趣味了。

「也有那樣瘦削的腰肢的麼？把那樣緋色的短褲穿了起來，就是印度的禁慾者也沒有法子保持獨身了吧！可是那隻胸襟却不免大得和褻褲太不得稱了吧，一個瘦削的腰肢也能承托這樣豐滿的胸部麼？」

整個提篋全察看過了以後，索性把床下的那隻大鐵箱也打了開來，鐵箱裏邊

除了一雙銀緞鞋，一雙水紅的高跟烏，全是些衣服，正在說着：『衣服也留着餘香呢？』那樣的話時，她却跳起來道：『還騷擾得不够嗎？』

山本忠貞剛在搜尋不出什麼違禁品，覺得沒法下台，忽然看見鋪在床上的氈，便搶前一步，扯開那張氈，一大包烟土在氈下赫然顯現了出來：

「呸！那是什麼東西！」

婉變的，求情的笑馬上在她俏麗的臉上浮現了出來，拖住他的手，顯着那樣柔弱迷人的樣子：『是第一次，人家托我帶的。總可以商量吧？我知道你是不會爲難一個女人的。』

『可以商量，我和你有什麼事不能商量呢？』一隻手抬着她的下巴，細細地看了一會道：『真漂亮！可惜做了運烟土的私販。』

她可憐得像一隻羔羊：『不是私販呀，山本忠貞少佐。』

『你還是想跟了路警去呢？還是希望做三天山本夫人？』

她做了個媚眼道：「你還叫我選擇麼？」

山本鎖上了門，哈哈地大笑著，把手伸到她懷裏去道：「讓我來測量一下你的胸襟的尺寸吧。」

她低低地笑着道：「這一帶很多匪賊劫車的事件，而且，你看，車動搖得多利害，又沒有浴室，——到長春常磨館去住二天不是很有趣嗎？」

第二天，山本少佐和他的新夫人從憲兵和警察的雙重搜查畔裏堂堂地跑了出來，在常磨館最上好的房間裏，親密地站在窗網眺望着街景了。

「這裏不是有着馬賽克磁磚鋪的浴室嗎？」

山本拉攏了絲絨的窗幃，拾着水紅的睡島和繡花睡衣，把他的新夫人抱到浴室裏邊，在浴缸裏放滿了淫逸的熱水，「一定要等燈亮了才行麼？」那聲地說着，捉住了她，給她卸衫，她縮在他懷裏嘻嘻地笑着時，外面的電話響了起來。

「討厭！是誰打電話呢來？」跑出去，拿起了電話。

「山本麼？」電話筒裏噙噙地講着的正是憲兵司令岡崎義一。

「岡崎麼？本來預備一到就來拜訪你的，想不到你已經先打電話來了。」

「你昨天不是獵獲了一個新夫人麼？」

「你怎麼已經知道了。」

「你跟她一同在長春下車，我是不能不知道的。」

「好傢伙！」

「可是朝鮮人，講話帶一點漢城口音的，身材很苗條，鼻子旁邊有一顆美人痣，笑起來很迷人，走路時帶一點媚態，腰肢非常細的？」

「你認識她不成？」山本驚異起來了。

「現在還在你房裏嗎？」

「你想來看看她麼？」

「你現在馬上拿手槍指住她，別讓她走一步。」

「拿手槍指住她？」

「你還不知道她就是有名的女間諜 Madam X 麼？」

電話掛斷了。

「Madam X 可惜現在就被發覺了，過了今天再被發覺不好嗎？」說着，複地拔出手鎗來指住走到浴室門口的他的新夫人：『親愛的，請你在那裏站一回吧。』

「用什麼手鎗呢？旅館不是已經受包圍了麼？」聲色不同地靠在門上。

「Madam X 真是尤物！可惜了。」

她不做聲，輕輕地唱起銀座行進曲來。

五分鐘後，岡崎義一指揮刀在腰間喀喀地響着，跟在十二個憲兵後面走了進來。

「Madam X 久違了。」

他打開了那隻小提籠，和那隻大鐵箱，從大鐵箱裏搜出那包烟土來，笑着說道：

「還是用這個笨拙的老方法麼？」

抽出指揮刀從烟土的中間切下去，拿手指鉗出一顆蠟丸來道：

「你還在担任傳遞工作麼？」

他插好了指揮刀：「請你到憲兵司令部來談談吧。」向山本講了一句：「對不起，請你另外再找一個吧。」帶了她走了。

山本在長春住了兩天，「另外再找一個，那裏再找得到哪樣名貴的寶物呢！」懷着這樣的思想，安安靜靜地搭了車到瀋陽，把行李放在旅館裏，去看了幾個朋友，預備回來好好地睡一夜，明天上第二師團本部去把文件繳了玩一星期便回哈爾濱去。

從朋友家裏喝了點酒，回到旅館，走進自己房裏，只聽得浴室裏嘩嘩的放水

聲。

『見鬼麼？』

剛想跑進去看時，浴室的門開了，在熱騰騰水蒸氣裏，婷婷地站着的，飽和了新鮮的性感的，站在瘦削的黑緞鞋上的，潔白而豐腴的裸像正是 Madam X，他不由像見了狐精似地迷惑起來。半天才說出話來道：

『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

『你看我不是剛洗了身麼？岡崎怕有半年沒有洗澡了，身上髒得像乞丐似的，把我的肉也弄髒咧。』

聽了這樣的話，山本的情慾，在車上給水汀蒸發出似地又給從浴室裏噴出來的，瀰漫的水蒸氣毫無節制地蒸發起來了。

『髒也好，乾淨也好，既然回到我這裏來，至少要請你做一小時山本夫人再送到憲兵本部去吧。』

野獸似地撲了過去。

從她身後閃出兩個拿了四寸勃郎林式手鎗的壯漢來。山本在鎗口前噤住了。

「你明白爲什麼我要車上勾搭你嗎？難道是我會愛上一個粗俗的日本男子不成？不過是想你把烟土裏邊的蠟丸搜了去罷咧。不料你竟蠢到連烟土裏邊可以藏蠟丸的事也不知道。岡崎是比你稍會聰明一點的笨漢。他以爲蠟丸裏邊藏的是我們的地圖和我們的計劃，派了一中隊去搜尋我們——明天你就會知道，你們的一中隊全部覆沒在我們機關鎗底下了。」

山本不由咆哮起來道：「你就爲了要把這些話來侮辱我才跑到這裏來的麼？」

「請你把聲音放低一點吧，雖然是四寸的手鎗，洞穿你的肢體的力量還是有的。」她拿毛巾抹着身子：「你知道我跑來幹嗎？你是不會知道的。我想來偷盜你的祕密文件的，想不到搜遍了全房間，還是搜不到，失望得很。現在我也不想你的祕密文件了，只想要你的帽徽做你對我的熱戀的紀念品。」

「呸！」山本剛一抬手，下巴給打了一拳倒在地上，給塞住了嘴，綁住了手脚。

『沒用的東西！』

她把他的帽徽摘了下來交給那個壯漢道：『你們先走吧。』

那個壯漢啐了一口道：『那麼沒用的傢伙，還費了兩個人來服侍他。』笑着走了。

她從浴室裏拿了一大堆衣服出來：

『你不是說把緋色的褻褲穿了起來，就是印度的禁慾者也沒有法子保持獨身了麼？現在我穿給你看，報答一下你的過份的稱譽。』

她一面嘲笑着他，一面穿好了衣服：『莎育娜拉，特務機關調查科科長山本忠貞少佐！』走了出去，終於在房門外低低地唱起銀座行進曲來。

聖誕節的豔遇

施蛰存

我們的朋友黃逢年，一個著名的律師，但他的獵豔家的名譽，也和他的律師同樣地著名。他常常有短時期的失蹤，我們這些和他相熟的朋友，差不多總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下落的，直要到他自己忽然地出現在我們之中的一人的家裏，我們才能從他自己嘴裏得知他過去那幾天的生活。

不用說，他這種自述總往往是一個很有趣味和豔福的戀愛故事。

今年的聖誕節前一日，當我還在寫字間裏的時候，他打了一個電話來：

「哈囉，張，怎麼樣？忙嗎？晚上有約會了沒有？唉？我准到大滬來，今晚

應該跳一夜的舞哪！……」

但是聖誕節的夜裏，我們在大滬跳舞場等了他一夜。不單是這一夜，整個聖誕節日，我們到他寓所裏去找他七八次，那侍者老是說他沒有回去過。不單是整個聖誕節日，昨天，二十六日，我們都上了寫字間，但他的事務所裏的幫辦書記却反而打電話來問我們找人。

我們都相信那出衆的獵豔家必然是狩獲了他的驚人的聖誕禮品了。今天，二十七日，我得到他從事務所裏來的電話。這次是他親自的聲口了。他沒有在電話中告訴我們以前幾天的踪跡，但我顯然聽得出他是很興奮的。

於是，我們一羣老朋友不等到四點鐘就擠在他的事務所裏了。照例地，他的事務所成爲俱樂部了。

「老黃，你又有了什麼豔遇？」

「唔，豔遇！」

「你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哪？」

「啊，Marvelous！很高很高的地方，很低很低的地方！」

「什麼話哪？」

老黃微笑着，管自己抽着烟。他的三五牌從來不請客的。

「聖誕夜的約會怎麼了哪？你自己約了別人，自己倒反而失約，這該當怎麼辦法哪？」

「這很對不起，今天晚上我請客。哎呀，忘掉啦，我今天衣袋裏一個錢都不剩啦。他說着看看手錶，很快的從懷中掏出一本支票簿來簽了一張五十元的支票，吩咐他的茶房到銀行裏去領了來。」

「怎麼樣，近來好像很富裕的樣子？可是我們倒不希望你請客，你把你的豔遇給講出來，也就算了。」

「豔遇嗎？唉，也許是的。我本來不預備失約的，那一天。後來碰到了人……」

「碰到了人，哦，當然是女人，有消遣了，所以失約的。」

「你們別插嘴，聽我說哪。不錯，我碰見了那個女人……」

「很漂亮嗎？」

「當然，您別插嘴，我所注意的女人，漂亮是當然的。不錯，我該從頭說起，我是在先施公司的化妝品櫃台前邊碰到的。於是我就跟着，跟着，從先施公司到沙利文這一段路就成爲我的戀愛學的 Laboratory。」

於是我們在沙利文喝咖啡了。

「但是你沒有說那兩個女人怎麼樣的人，她們對於你怎麼樣？」

咳，太糟了，我可不在這裏做舊小說，也不在這裏說書哪。這些，老朋友都不消問得，憑着我以前的歷史，就可想而知了。」

「好吧，那麼你們在沙利文，你和她們，兩個可想而知的美麗的女人。以後的事情呢？」

「以後嗎？以後那年紀大一些的就說還要買一點東西，叫我的稍微等她一刻兒，於是她去了。這是個好機會，於是我和那年紀小的訂了約會，我邀她晚上一塊兒到大滬來看你們……」

「那麼你爲什麼又失約了？大概……」

「你們別插嘴。要是我不到那邊去，我准會帶她到大滬來的。後來那年長的女人回來了，她好像不高興的樣子。她對她的女伴說，因爲想買一件禮物送給一個不知什麼人，到西比利亞首飾公司去看了一隻紅寶石戒指，因爲要定刻名字，還得再等一小時。……」

「哦，這戒指大約是要你買的了。……」

「噓！我倒寧願買了那個戒指的。可是她們不要化錢，她們祇差我跑了一趟。我們在沙利文坐到差不多四點半，當我正在覺得沒有什麼好喫的時候，那年的交給我一百七十塊錢的鈔票和一張定貨單，託我到對面西伯利亞首飾公司去

代取，因為她懶得走動，軟洋洋的坐在沙利文不想去了。啊，這多麼 Charming 她就便不叫我去，我也曾自告奮勇的。可是……」

『可是怎麼啦？』

『把她的錢丟掉了嗎？』

『丟掉了倒造化了我。徧徧丟掉，一張不少的隨同那定貨單交給了那個俄國店員，於是，真的，我一點也沒覺得，那俄國店員按了一下鈴，於是一個巡捕進來了，說我行使假鈔票，把我帶進了捕房。……』

這意外的自白，使我們都大笑了。

『那麼，你？怎麼樣呢？』

『怎麼樣呢？聖誕夜，停止辦公，第二天是聖誕日，又停止辦公，我在逮捕房裏的地下室裏舒舒服服的睡了一日兩夜。』

『舒服嗎？』

「是的，反正不必胡思亂想了，心一橫，雖則是長板凳，也睡得很舒服了。」

「那麼你就這樣過了今年的聖誕節嗎？」

「不止這樣。你們別來笑我，寒翁失嗎，安知非福。……」

「怎麼說，難道另外還有什麼豔遇嗎？」

「哦，當然，一個出色的獵豔家，雖然在巡捕房裏，也會得舉行大狩獵的。」

在昨天早晨，當我的案件被證明了之後，我正待出來，就碰到一個可憐的女人……」

「可憐的？我想你從來不會憐憫一個人……」

「當然，可憐的，非但她的事件可憐，她的相貌也是可憐的！」

「那麼你怎麼樣行善了呢？」

「行善？不錯，那也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善舉。她大概是欠了人家的錢，數

目並不大，不過四十塊錢，於是給拉拉扯扯的鬧進來了。於是我問了她幾句話，我裝做是和她有一點親戚關係的，我代付了她的債務，於是我的狩獵就勝利了。於是，昨天晚上我在國際大飯店的七樓房間裏，很不舒服的過了一夜……」

「怎麼，國際大飯店還不舒服？」

「當然，你懂得……」

「現在，那女人呢？」

「誰知道？她不願意告訴我住處。但是她會得打電話來的……」

電話真的響了，我們的黃逢年律師一跳就跳到電話邊去……」

「來了。哈囉哈囉，是的，我就是……怎麼？存款不足？胡說，我還有三百二十幾塊錢存着呢！……什麼！三百塊？什麼時候拿去的？……今天上午？……什麼時候……十一點半……是我的支票嗎？……幾號？……好，明天我自己來看……」

老黃猛力地掛斷了電話，從他的懷中再掏出他的支票簿來檢視着，他發現他簽好印鑑的空白支票已短少了一張。他噓着氣把那支票簿向桌一拋，對我們看了一下，做了一個詭異的手勢。

研究觸角的三個人

鷗外鷗

同性相拒，異性相吸，而觸覺之於相拒之同性，相吸之異性，尤為顯而易見之事。

同性相接近，「滾蛋！」之惡言是會往往脫口罵出的。異性相接近，則經過了磁石山的鋼甲汽船也會不顧全船人性命的委托；而被吸進去海底變為永遠的潛艇。

雄的龍虱的兩爪是生有吸盤的，吸抱住了雌的龍虱的身體數日不放。被雌的螳螂抓抱住了吞食的雄螳螂，雖頃刻即有生命之危亦不掙脫。觸覺所生之快感之於兩性，是如此如此。

大學生徒ABC，此三個人，以觸之研究列爲自修科；對於觸覺之於兩性是研究到許爲有獨立存在之價值的。

他們甚至由人類兩性的肌膚之親之頃的切齒互相緊抱之狀，而理想人類的身上亦與虫族的兩爪是生有吸盤的。人類的身上所生的吸盤是不可見的形而上的非形而下的而已。但數量反比蟲族的龍虱多呀，不祇生在爪上而身體各部之何處皆有呢。不過生於手的，生於Fraud學派所稱爲Oraleroitic的口的，其吸力較強於他部位。

他們由抱了病，眠在病床上，被女看護計脈搏時握住了自己的手的脈門依依不放。以及與愛人撫抱親吻時的彼此不忍釋手或釋口的諸實驗，而更加强他們的人類的身體亦有形而上之吸盤的理想。

他們對於觸覺是懷有解剖學的概念的。而又在他們的行爲上漸漸侵進以浪漫的概念。勿論做什麼事他們第一便以觸覺之快感爲優先解決的條件也。

天花節屆之頃，大學的宛牆之內紛忙於植痘苗的運動了。由醫學院派遣為大學的各大學院的男性生徒植痘苗的是完全選了男性的醫科學生的。

這是奉了大學當局的命令的。大學當局對於觸覺之於兩性所生的危險性；是恐怖的，有懼心的。所以根據了研究觸覺最古的學者授受不親的「觸覺危險論」的一派聖人孟軻先生的學說而下警戒網；分配以男醫科生徒植男生徒痘苗；女醫科生徒女生徒痘苗的。

ABC 這三個「觸覺快感論者」，「人類身體亦有吸盤的理想者」，勿論做什麼事皆以觸覺之快感為優先解決的條件的。途痛感大學當局派遣男性的植痘苗手為男性生徒植痘苗之措置不當。對於他們凡事必優先解決的條件不能優先解決。

於是他們對於違反同性相驅的原則而來相接近的男性植痘苗手罵了「滾蛋！」之後。三個人便聯袂出了大學的門牆，往赴近的地方找女醫者去植痘苗了。

走了不少條街道之後，終於在一個甚美的概念的女性的名字醫生的事務所

診症室的三人座位的安息椅上，安座了抱了「觸覺快感論」的「人類的身體亦有吸盤的理想」而來的；植痘苗亦以觸覺之快感為優先解決之條件的ABC此三個今代研究觸覺的學者。

助手預備好火酒燈，痘傘及其他一切植痘苗的應用刀具。姓氏甚美的概念的女醫者姍然出至診症室來了。

ABC此三個今代研究觸覺的學者圖案畫的人物一樣，一列併肩的愕然於三人座位的安息椅上，不知所措！

姓氏甚美的概念的女醫者一張尊範不祇犧牲於天花的麻面而已，向他們三人展然的招呼之頃，更有「癩非時特」臨到世間之感的。

麻面的「癩非時特」的名字甚美的概念而面額乃醜的事實的女醫者。一一為此三個抱了植痘苗亦以觸覺之快感為優先解決的條件而來的植上了痘苗。

ABC三個人一出女醫者的醫務所的門，三人彼此一同的問「如何？」了

呢。對於女醫者的異性的肌膚之親，他們之觸覺竟破一向實驗紀錄的皆不感快感也。

三個今代研究觸覺的學者交換本次的實驗的所得之結果，於是公認觸覺之快感是得要視覺之快感的輔助的。研究觸覺最古之學者授受不親的「觸覺危險論」的別一派之孟軻，不是因為闖進了裸體的細君的閨中而急自引退嗎？（孟先生怕越看越愛而不能禁觸覺之手的出動呵：）可見視覺快感產生觸覺快感之母，視覺不快感為遮蔽住觸覺之快感的烟幕也。

視覺倘不生快感，觸覺之快感是不會萌芽枝發的。因此而人類的身上的吸盤亦減去其吸力。

觸覺之於兩性，是不能有完全獨立存在之價值的了，雖然觸覺在兩性上為較各性的感官更敏感的一感官，但它不能不與視覺結下攻守同盟之盟約。而此盟約影響其獨立存在價值最足多者。

紅 泥

史 炎

紅

一片綠色的廣場。

一條灰黃色的曲屈的路。

一列吹着春之口笛的菩提樹。

一座白色的小洋屋。

一個多媚的春之風景畫上的少女。

少女雖然是年青的，可是決不能稱她爲少女了。因爲雖是用了二十五歲的她的青春的姿首，可是她是有了丈夫，而且有了子女的母親了：於是應改稱爲少婦了。

火黃色的洋門前，是不大的一塊土敏土的鋪地，在灰白色的鋪地的中央，搖動着一叢多色的花草。少婦剛繞過了那一叢花草而緩緩的踱上那灰黃色的線一般的路上，一張彷彿滿月的白臉上，水一般地不絕的流着焦急的神色，春陽像朱古律糖一般地照在菩提樹之影所畫成的粗雜圖案의 廣場上，也溫和地周遊着那少婦的全身，然而少婦是顯着急燥的眼色而儘眺着西向的路線的盡端。

她又挨近了菩提樹之列。俯視了自己的鞋尖的黑色的小泥塊。又顫動着她黑色的木耳的堆積起來似的頭髮，又像白兔一般地縮下來拍着鞋尖上的小泥塊。然而突然感覺到在西向的路線的盡端有着一閃的感覺，于是她立刻仰起來了。

在那盡端的一角，豎有粗線條的電桿，電桿上面吊着綠色的電泡的，當她仰望的時候，在粗線條的電桿旁，閃出一個洋服的少年來了。美的奇怪的活動的構圖，向着這裏移來，已聽到了微細的皮鞋聲，在灰黃色的線條上傳來，一張笑開的臉，惡魔的地抓住了她的眼球的活力了。

她的血流是增了活力了。

——今天當真來了麼？

——是！我爲什麼要失約呢，實在是太忙了哪！

男與女像大百貨商店裏所紮好的兩個什麼瓶子一般地並列着而向着白色的洋

屋移動了。

——當真是那麼忙的麼？

——是呀！

——那麼今天空了麼？

——當然！

暫時默默的走着。當踏上白色洋屋的門前的士敏土的舖地的時候，在男子的革履上面濺下了不少的紅色的泥粒，像紅色的跳蟲一般地散在男子的腳邊了，于是她直覺的地喊問着：

——什麼。你的皮鞋上面會留着這許多紅泥麼？

——那邊的路是沒有築好哪。

——喔，那麼爲什麼不換一條路走來呢？

——什麼。你還沒有知道從我的寓處出來是一定要經過這條路而到這裏麼？

別一條路是沒有的呀：

——那豈不是大麻煩你啦！

——這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有空的話，我很希望多踏一回這條紅泥的路

的。

——感謝你。

兩個倩影在灰黃色的洋門中隱沒了。

不一會，熱鬧的無線電的歌聲，像幸福的吐息一般地從白色的洋屋裏溢出來

了。

春陽在白色洋屋的戶外，大踏步踱着。微風在菩提樹的綠色隊伍裏吹着晚歸號，一羣雲雀在綠色的廣場上列隊而跳躍着，安閑而清麗的午後的郊外的風景。

又一日。

白色小洋屋前的風景依然。

少婦在灰白色的士敏土的鋪地上安閑地小步着。偶然有幾支尖銳的汽笛聲飛來。

少婦又是焦急地望着悄悄地躺着的路的線條上。

在西的路線的盡端，在春陽的單色的畫布上面，突然橫了直線的少女的暗影了。

少婦焦急地遙望着。

而遠遠地款步着移近來的少女，是美麗的紅色的少女，有光體的星一般地搖

動着的，是少女的鮮色果物般的紅色的臉。霧夜的音樂一般地顫抖着的春水之波紋之黑髮，是美麗的少女的紅色寶石的黑色的特點了呢。現在更是近了。淺藍色的春水一泓的少女的眼睛，像有黑色之光彩的流星一般地活流着。然而少婦絕對是不注意這些的，她懷了沉重的心思而俯視着少女的緩緩地移近的擺動得均勻的腳上的花鞋。然而不意的飛了一聲尖銳的叫聲來了。

——媽：

少婦抬起頭來微笑着，望着似乎是突然的出現在自己眼前的緊迫着自己的，而是自己的女兒的美麗的少女。

少女是這白色洋屋的主人的女兒，少婦是這白色洋屋的主人的妻子，而少女是少婦的女兒，而少婦是少女的庶母，因此少女已是十八九的好女子了。

——回來了麼？

——是。

——你的鞋上又染上了紅泥了呢！

——是呀，真討厭，那邊竟滿路是紅泥了，我還是很仔細的留神着不使它染上去呢，然而可不是這樣容易的。

——那末你爲什麼每天要到那條路上去跑一回呢？而且從你的校裏回來，這又是多麼不便的路呀。

——是呀，不過給幾個同學牽住了。

——什麼？……

少婦滑稽地顯着微笑。少女的臉更紅了起來，然而少婦像興奮似地又說下去了。

——你真高興哪，像是看戀人那麼地，究竟是孩子。

——媽，別說啦。

少女像着在網拍上的球一般地溜進了白色洋屋去了。美麗的紅色的一閃，多

少是含了一點恐怖性而像白色的雪花在熱熱的手掌中融化去了一般的感覺的一個50%的印象，粉一般地粘住在少婦的心頭了。

然而少婦的音樂般的說話，却像是在靜悄悄而薄暗的大禮堂聽到了驟然間擊破沉重的冷靜而多少含有一點媚性的獨奏之聲，而使人直感到一種異味的微寒的感覺一般地恭恭敬敬的送給少女了。

于是她們在各自的思索着。

「她不是接連好幾天了麼？從她的鞋上的紅泥看來，從她的態度上看來，這個孩子是會跟斯衛多少有一點關係的，而且斯衛這東西，不是新近變了相麼？我應該……」

少婦那麼想。

「怕是給媽清楚了？否則爲什麼今天會如此的沉重地問我呢？真是討厭事，偏有這些不知趣的紅泥染在鞋上的，這不是太明顯的例證麼？我應該設法。然

而……

少女那麼想。

翌日午後四時有餘。

在這白色小洋屋裏面，除了少婦一人之外，沒有別的人了。於是少婦像獲寶般利用了這機會走向電話室裏去，跟洋服少年說了如下的一席話。

少婦：是斯衛麼？

少年：是。

少婦：你大概還能從我的聲音中認識是我的罷？

少年：那當然。

少婦：真是抱歉的事，又要麻煩地使你拿住了聽筒了。

少年：這是什麼話？你爲什麼竟這樣的挖苦我呢？

少婦：那麼至少要你在百忙中抽一點空閒來了。

少年：並不是這樣打算的，我是很高興哪。

少婦：你高興麼？高興什麼？你如果是真的高興着聽電話的話，那麼我現在不是在打電話給你麼？

少年：是呀！請你對我說罷！

少婦：是，我原想要對你說幾句話才打電話給你的。

少年：那麼請你說罷。

少婦：你現在是在幹什麼？

少年：不是在聽你的電話麼？

少婦：在聽電話以前。

少年：正在寫一封極長的信。

少婦：呀！什麼？現在好似有人對你說什麼話麼？

少年：對的，說是有位客人來噲。呀，請你說你要說的話罷！

少婦：對的，對的，現在不是四時多了麼？該有一位客人來看你了。

少年：喂，你太奇怪啦，這是說些什麼？

少婦：你不是說現在有位客人看你麼？

少年：對的。

少婦：這客人是誰？你能告訴我麼？

少年：你是不認識的呀，告訴你怎樣呢？

少婦：我決不會不認識，而且那位客人一定會叫我媽媽的呀！

少年：呀，你一定瘋了！

少婦：瘋了麼？我告訴你，我家的阿媛，不是叫我媽媽的麼？

少年：阿媛？

少婦：對！

少年：對什麼？這不是太笑話麼？阿媛從沒有到過這裏的。

少婦：現在可明明是到你這裏來做客了。

少年：請你不要亂想罷！這樣我是會感到悲痛的，放棄你的誤會罷！我決不願意有這樣的事發生的。可恨我實在太沒有空閒了。然而我是一定會設法到你這裏來向你面談。從我們倆之間，鏟除了這不幸的一層隔膜！

少婦：這樣麼？

少年：一定要這樣。

少婦：那一定是當真的事罷？

少年：一定！

少婦：然而我不是一個孩子。

少年：什麼？不是孩子！

少婦：是呀！我不是孩子了。

少年：我真不知怎樣說才好，我是明白你不是孩子的呀！

少婦：對！

少年：對什麼？呀，現在，請你恕了我罷。

少婦：那麼一定能够來麼？

少年：當然！

少婦：然而你該明白在剛築成的路上是不歡迎有人去多走的，像你的皮鞋上面染上了紅泥，那不是很對不住那路的麼？

少年：呀，我真願意不會在你的嘴裏發出怪模怪樣的話來。

少婦：我現在不說話了。祇問你當真來麼？少年：當真的！

少婦：不過我却沒有空閒了，因為我要暫時離開這裏！

少年：什麼？到那裏去？

少婦：並不到什麼地方去。不過請你暫時不要到這裏來。

少年：那也可以的，我現在祇要是你的吩咐。

少婦：那麼就是這樣罷？再會！

少年：再會！

少婦在白色洋屋裏盤旋起來，她是懷着盤旋的心情而盤旋着的。然而她的盤旋的心情給與她以盤旋的煩腦了。在少婦的性愛的平靜的池面吹來了塞外的紫色的狂風，固有的歡欣的扁舟的一葉，像落葉一般地飄浮着。

她倒在白色沙發上面，遙懷着已成了歷史的片斷的過去美露的迴溯。

然而她是懷恨着少年與少女。

她失敗了。

幾天來阿媛並沒有到這別墅般的小洋屋裏來，只是前晚來這裏挾了一點書去，而且在臉色與態度上面看來，多少有了變態的光景，也是默默着不說一句

話。

而少婦像沒有了靈魂一般的，像沒有知覺的麻木的小羊一般地生活的。無線電的歌聲，不是悅耳的節奏，明朗的天空的风景，不是明朗的人情是不會領會到明朗的风景的。

她看着晨曦之光。

她瞧着落日之色。

在綠色的廣場裏徘徊着，在綠色上面飄搖着無可捉摸的鬱悶的春的氣息，鮮明的小小的紅色花朵，在可餐的綠色上面抖顫着笑臉，菩提樹的青春線的一列裏面的不知名的鳥聲的啁啾，婉轉地像甜蜜的語聲一般地熱鬧着，黃金的春陽之光是溫暖的，春的大自然的畫幅的展覽，使她的心情更形紊亂和煩惱了。

突然在灰色的路線旁的草地裏，發現了她的奇蹟了。紅泥！在少年革履上看到過的紅泥，居然在這裏發現了。這是够使她驚奇的。她像着了魔一般的注視着

散亂在綠色的草間的紅泥，她成了夢遊似的光景了。

然而，她又突然的如夢方醒似地覺悟了。

——呀！是阿媛帶來的！

她那麼喊着。

「一定是阿媛帶來的，她怕把紅泥帶進屋裏來，于是在這裏擦去的。」她又那麼想。

然而在她的臉上突然顯露上緊張之色了。她像失魂似地在綠色的廣場裏盤旋起來。仰望天色，俯視草地，最後她突然的，自語着：

——呀，呀，我為什麼不去呢？我為什麼不去踏那紅泥的路呢？決不能放鬆他們。去，去，一定去！

站定着，望着西向的路線。她微微地感覺得那灰色的路線在微微地抖動着了。

她走了。

在熱鬧的街裏，她是寂寞的。

踏過了小石橋，轉着幾個灣，紅色的漂亮的新路惡魔似地跳進了她的眼裏了。春陽照在紅路上面，幻成紅色的光線跳動着。男與女是像魚一般地游着。她注視了一對對游着的魚一般的男女。

然而她又看到了自己的鞋上的紅泥，內心的矛盾的不美麗的芳草，暴戾地發育了。

她聽了熟悉的革履聲。

然而少年與阿媛魔術一般地出現了。美麗的男與女構圖，在她的前面移動着。她的心情像注入了冷的墨水的吸水紙一般地擴大了暗影。她不知不覺的跟着。

然而在她前面的一對青年男女，突然在一個小門裏隱沒了。呈露在目前的處

術箱般的立體形的有色彩的小洋屋而已。她的麻木了的神經使她一切都麻木了。

她在這洋屋前的小塲裏徘徊起來。突然在洋屋的上部像淚眼一般地打開了窗子，窗子上映上了女人的頭來。甘脆的笑聲啾啾地從窗子裏飛向窗外的空間來，而又突然映上了閃着黑光的整潔的少年的頭面，在口字形的窗的畫布上，男女倆的構圖，相吸地移近來。斜斜的春陽，溫暖地照在窗口，形成了畸形的黑影的頭影，貼住在窗邊的白牆上面。她是看得那麼清楚的，她不知不覺的吮着自己的嘴唇，而突然覺得怪樣地有一陣冷風吹過她的身子。她想鼓着勇氣向開着的窗子裏飛去，想踏進小洋屋去，然而並沒有這樣做，她懷着痛苦的心走了。

紅路是漫長的。而且又像是陷落下去的光景。

春陽晚去了。

她模糊地躺在床上。

「爲什麼不去呢？」

「我要瞧個究竟！」

「死……殺……」

她斷片地思索着。

然而她又走了。

路線依然。

心情依然。

小洋屋前的風景依然。只是淚眼般的窗子，透着一點橘色的薄明。她不知怎樣的踏進了小洋屋去了。

一條短而狹的小迴廊，依着曲線的花紋的欄干繞過去，踏進陳設得楚楚可人的小室。走向後面，後面是頗精緻的書室。右邊有洋門一方，虛掩着，從門縫處可以看到紫色的有光的樓梯。她偷偷的跨上樓梯，騰雲似地向上昇着。她很熟悉地揀了一個關得很好的洋門邊走去，側着耳細聽。從室內送出一點輕微的夢囈聲

來，她急急的從自己的大衣袋裏掏出一大串的鑰匙，又緊握着冷的 Pistol 的軀體，然後打開了洋門入內。內部像溫室一般地暖和的，她驟然的感到一陣難受的襲擊。一支白光的電炬毫無倦意地閃耀着，透明的白色的掛帳的裏面，是大堆的衣被，床前的地毯上面，兩雙黑色的革履。她睜着眼，注視着床上大堆衣被的微顫。她瘋也似的抽出了 Pistol，向着床上開放。只聽得「拍拍」幾聲，接着是幾聲狂叫，而自己也大叫了一聲，眼前的景緻，是使她感到討厭了的熟悉的自己的臥室。

她模糊地仰起身來。

春陽帶着喜色，從窗前射進來，映在床前，床前是她的踏過紅路的革履，草履邊沿是紅泥，她又模糊地瞧着紅泥，紅泥正從革履上面落下去。

她狂叫着：

——阿媽；快來，把我皮鞋上面的紅泥抹去！

(完)

藍色的家鄉

黑 嬰

那麼靜穆的夏夜裏；那麼幽歎的調子；低低地，微風似地；拂在耳膜邊，透入心窩裏。——

(I could see two blue eyes, bluer than the sea.)

——曲子是夏天的日子般的悠長呵！靈魂飄在華爾茲的肚皮上，輕輕地滑過去。

娃利娜，長長的腰子——蛇！蛇的胸脯緊緊地貼住自家兒，跼踖在她的背上，攬住她，像條繩子那麼地。「你的眼珠子裏有藍色的海水哪。海的那兒邊，很遠很遠的炎荒島上，有許多許多的椰子樹和棕櫚葉的地方是我的家。可是我漂流到

你的懷抱裏來啦，娃利娜，我愛你呢！『悄悄地吹噓着，當她的歌兒唱完了的時候。

家呵！家在海水那邊兒。家在藍色的眼珠子裏。

爵士睡覺的時候，電光熄滅的時候，跟在四個黑夜禮服的音樂師的後頭，娃利娜吊在胳膊上，走出了門。『回家去呵——回家去呵！』愉快地喊着，太陽已經探出腦袋來啦。

沒多遠，這株樹的對面，寂寞地等候着咧，家呵！

疲乏得沒點氣力，倒在娃利娜的懷裏便睡了。『像我的孩子哩！』她笑着，摸着男子的臉子。『鬍子也沒啦，嘿！』心裏這麼地說，可是他是炎荒島上的太陽般熱的，孩子氣地，『娃利娜，我愛你呢！』那麼地吹噓，天天地吹噓。

……醒了，但是娃利娜却用着眼珠子。偷偷地在他的眼皮上吻了下子，『家呵，我對你是那麼地親切的。』又是悄悄地吹噓。

坐着，守着海水那邊兒的家。時間在娃利娜的鼻尖那兒沒影子地跑，跑，鼻子山那麼高，隔在山的那邊兒是娃利娜的家：涉過西伯利亞大沙漠，托爾斯泰的家鄉是娃利娜的家鄉。

「然而我是不懂得家的。」那天兒她說，「二歲時，剛剛我會張開嘴吧叫爸爸，有淡黃色的八字鬚子的爸爸便死啦！媽帶了我和弟弟逃到巴黎去。……」

「後來呢？」焦急地問道。

眼珠子裏邊的大海湧着浪。「後來嗎？流浪在繁華的都會裏的生活想起來我得哭呵！祖國拋棄了我們。毀了我的家！……」

「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三年了。日子過得真快呵！聽得我的家早沒啦；媽還在巴黎，弟弟却到意大利去了。你是幸福的，因為你是有家可以懷戀的孩子哪。」

毀了的家呵！家在托爾斯泰的故鄉。家永遠沒了。

『可是，娃利娜，我愛你呢！』這麼地安慰她。

娃利娜在夢裏哇的聲兒哭了，忙拍着她的背，眼珠子睜開啦，海潮直瀉到高
山下面去，變成一串海底的珍珠，發亮的珍珠串呵。『娃利娜，做了惡夢嗎？怎
麼哭起來的？』問着，抽出條手巾兒來。

惡夢哪。——她又回到巴黎的 *Cafe* 裏邊去了。酒精，煙，汗臭，夜帽子，
粗魯的臉蛋，肱膊那兒生着毛的……嘈雜的交奏曲：手風琴哦哦哩哩地，披阿娜
叮叮咚咚地，還有法國的歌曲，俄國的民謠，笑的浪，掌聲……挑着舞，歪着嘴
笑迷迷地；娃利娜，她有醉人的藍眼珠子，嬌憨的蛇樣的腰。

『娃利娜啊！』

『娃利娜……』

給拉下來啦！

『酒，娃利娜，這是……』

『Volka—』

『我們的公主……』

雜亂的，聲音粗暴的眩暈，給這兒一拉，那兒一推地娃利娜受不起就哇地哭
啦。

海面又是藍色一片地，平靜地，沒隻船子，沒隻海鷗。望過去，水和天交接的那條直線上，有個影子：小小的，模糊的。『我的童年的影子呵！』便想起小時候拊在母親背後穿過椰子林，在海岸邊看日落。母親在家的那邊兒一定很掛念兒子的，長大了的兒子就走了，走得那麼遠遠地，在娃利娜的眼珠子前面。

『娃利娜，今兒我要寫封信寫到家的那邊兒去！』

那麼說了，便深深地在桃紅色的郵筒上吻。用白涎沫當墨汁，舌頭一個字一個字地寫——

（母親：放寬你的心吧！在這兒，我是很快活地過着日子。）常常跑到藍色

的海水邊去，我是那麼地懷戀我的家呵！想到很遠很遠的炎荒島上，有許多的椰子樹和棕櫚葉的地方是我的家；也想着有個可憐的俄羅斯女兒沒家啦，母親呵，托爾斯泰的家鄉便是她的家鄉呢。

（我是幸福的孩子，我是。寬心吧，母親呵！）

——情絲是比吻更長的。靈魂在唇片上，停留下來啦，飄飄地，飄飄地。

天暗下來的時候，娃利娜的眼珠子裏邊爬上了大月亮；海水是銀色的。『我
的家那邊兒的海岸邊也一定是銀色的。』胳膊像繩子那麼地，攬住她的背。耳膜
邊，又是懷鄉的曲子，夏夜裏的微風似地。

— 自 A 至 G

張麗蘭

A
沈蜜溪小姐今年已十八歲了。

B
B O N 是蜜溪小姐的愛犬，很嬌小的「苔里」種。

B
桃色的壁紙，桃色的窗幔，蜜溪小姐的臥室。雖然是 Single bed，但是 B O N 老是同蜜溪小姐睡在一起的。

—— B O N，你的毛頭真美麗。

……。

——對啦，明天給你刷一刷，好嗎？噢，你一副眼睛真可愛。

……。

——BON是單眼皮，是嗎。也許狗都是這樣的。

……。

——你要睏嗎？你累了，對嗎？

……。

——真沒趣，你老是不講話的。

……。

——把你的前腳拿過去好嗎？討厭的。

……。

——今天晚上還早咧。讓我們再講些話吧。BON，你的弟兄現在到那兒去了呢？你會否想過這樣的事情嗎？你這樣美，你的弟兄也定被人家同樣愛撫着

的。噲，人家講話，你怎麼自己閉了眼睛。不許瞞的！

——……。

——B O N，你真可愛，但不可太玩皮啊。今天早晨是不是哥哥打了你嗎？可憐的，下次他的地方你不要去啊。你是我最親愛的B O N，所以你永不可離開我的啊。

——……。

——等一些，讓我去解水，好嗎。

C

沈蜜溪小姐到了廿一歲了。

她的父母已替她決定明春就給王先生結婚了。

D

親愛的愛蓮：

你曾經說過喜歡我的BON嗎？

明年我要結婚，所以我就把它送給你了。

蜜溪。

E

從此，BON孤獨地睡眠在狗房裏。它寂寞不過了。

F

蜜溪小姐到了廿二歲了。

她同王先生結婚了。

G

——你的皮膚真細膩，真美麗。

——討厭的。

——對啦，明天不可忘記買給你那香水了。荷青梗牌是嗎？

——荷青梗啊。

——還有美眼水，是嗎？

——……。

——但你的眼睛真可愛。

——……。

——蜜溪，你是雙眼皮，是嗎？你的哥哥和妹妹也都是雙眼皮嗎？

——哥哥是單眼皮呢。

——雙眼皮的人，聽說是很柔和的，對嗎？

——也沒有關係的。

——你累了嗎？你眼睛將要閉下去了。

——昨天晚上難道不是睏得很遲嗎。

——但，你看我的眼睛張得很大啊，我不願睏。

——……。

——真掃興的蜜溪，老是不講話的。

——但我累了呢，原諒我吧。

——謝謝你，請你把這手拿開去好嗎？

——這樣的時候，沒有手多好麼。

——今晚還早咧，我們多談些話吧。

——最多十分鐘啊。

——你的哥哥現在到那兒去了？杭州？唔，他也像你一樣的美麗，誰都要愛他的，是嗎？噲，你又要睏着了，真掃興的！

——……。

——可愛的蜜溪，你呈着這樣可愛的臉，還是像今天早晨那般玩皮。你把面

水灌在我臉上時，我真嚇一跳啊。

——對不起，但是昨天弟弟也對我這樣的。我氣不過，所以就同樣的對付你，出我一肚子的氣呢，你那時動氣嗎？

——唔，少許。

——下次不會再這樣了。

——我是不要緊的。但是人家前不要這樣玩皮啊。人家定要動氣的。我不是要緊的，因為你是我可愛的可愛的蜜溪呢。我們永遠地這樣好嗎？

——年老了還是？

——當然。

——有了許多小孩子的時候？

——當然。

——哈哈，你真可笑。

——爲甚麼？

——當然啦。

——傻子，有甚麼可笑呢。你到外國去，就知道家家都是這樣的。

——我愛，你到那兒去呢，

——去解水啊，請你等我些好嗎？

（這時，蜜溪偶然想到送給她朋友的那可愛的BON的事情。）

失 蹤

黃嘉德

在南國的晴空下，龐然巨物的意大利郵船靜靜地靠着九龍碼頭。船上和碼頭上的空氣是萬分緊張的。旅客，挑夫，行李，貨物，水手，在動的旋律中騷亂着。一切是急遽和倉忙。接着一聲聲令人黯然魂銷的尖銳汽笛，伴着飄揚的巾兒帽兒，淚，感傷的微笑，與「再會」，把郵船送離了九龍碼頭，送離了香港的海灘和山，送離了南國殘夏特有的溫暖醉人的氣息。

郵船駛出港口，到怒潮澎湃的大海時，經濟二等艙裏和甲板上漸漸恢復了甯靜的空氣。一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兒跳躍着跑出艙門，環顧四週的景物；她那尖削的下巴舉得高高地，烏黑的頭髮飛舞着，她的藍水手衣的領兒吹到耳上，兩條

穿着短襪的小腿在風中灣曲着。

甲板上有不少的旅客。前面一羣老紳士和商人站在那裏談論時局和生意經。甲板的那邊聚着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有的在討論學校的事情，有的拿着望遠鏡在眺望海面的景色。四五個女人躺在艙口兩邊排列着的帆布椅上，手中拿着陳皮梅一類的東西，變眼緊閉，顯然是在預備暈船。甲板一隅的兩隻帆布椅給一對青年的男女佔據着；兩個人正頭低低地不知在談些甚麼。

女孩兒猶豫着，似乎正在選擇她的方向。她突然衝進青年學生的羣裏，打斷他們的議論。

「同我玩「捉迷藏」的遊戲！」她用命令的口氣說。

「你叫甚麼名字？」那個帶望遠鏡的青年問道。

「玲玲。」

「你的爸爸媽媽呢？」

「爸爸在上海做生意。我跟媽媽到上海去找他的。媽媽覺得不大舒服，躺在沒有人房裏。同我玩啊。」

玲玲給望遠鏡吸引了去的，暫時忘掉她的要求；她把那青年手中的望遠鏡揀了過來。

「讓我看。」她說。

吃過了午飯，海上的風浪大了起來，船震動得很厲害。搭客們帶着肚飽後的疲倦，大都乘這機會到艙裏去休息。直到下午三時許風浪略靜時，冷清清的甲板上才恢復了熱鬧的氛圍氣。

玲玲又出現了。她用譏笑的神氣望着角落裏那兩個青年男女。他們是一對情人嗎？她認識過別的許多對情人呢。她想和他們談話，但她立刻發見一件更有趣味的玩意兒。她跑近船邊，把頭伸出白鐵的橫欄杆。船傾側着：她聽見驚惶的呼喊聲。當她轉過頭來時，她的臂兒已被一隻強有力的手緊揪着了。

「我不過要看白的浪花！」她嚷道。「讓我走吧！我要告訴我的媽媽。」

那年輕的女人把手放鬆：她帶着玲玲走到艙門口。

「去，去告訴你的媽媽！」

「這孩子又活潑又伶俐；怪可愛的。」她回轉來時對那青年男人說。

一天過去了。清晨的海上空氣異樣地新鮮朗爽。郵船在平靜的水波上鼓着海浪不息地前進。甲板上的旅客見面時都善意地以微笑互相招呼；大家雖則在前一天才初次會面，但似乎都有一種親密的感覺，老朋友似地扯談着。那一對青年男女帶着幾本書和一包糖菓到船頭旅客較少的地方去。然而他們坐在那裏並沒有看書。玲玲躲在一座機器的背後偷望着他們；她漸漸覺得無聊起來。她突然連跑帶跳地走近他們。

「你吻她。」她裝着很正經的樣子說。

那青年的男人將她一把拉住說：「你再胡說，我便把你拋進水裏去。」

幾個近傍的旅客轉過頭來，用懷疑驚奇的目光直射着他們。那少女的雙頰漲得緋紅，覺得很難爲情。她願意和小孩子做朋友；尤其是這種頑皮胡鬧的小孩子，她更覺得有妥協或討好的必要。

「到我這裏來，小孩子。」

玲玲使勁地扭動身子，擺脫了青年的掌握。

「我要把你們的祕密告訴人家。」她恫嚇着。

「我下次一定把你拋進水裏。」那青年說。

玲玲覺得這對戀人暫時不能給她甚麼有趣的玩意兒。她打算到別地方玩去，等他們不注意時再悄悄地跑回來。

玲玲甚麼時候失蹤可沒有人曉得。她的媽媽一早帶她到甲板上來，躺在帆布椅上休息，和女客們談天的時候，似乎不時看見她跑來跑去，跟那些青年學生們玩。吃午餐時她的媽媽沒有看見她，但也滿不在意，因爲她常常和旅客們在別桌

進餐；到下午四時吃茶時又不見她，可真有點驚異着急了。她問那些旅客，大家都說沒有看見；那個有愛人的青年男人說他最後一次看見她是上午十點多鐘，那時她正和幾個孩子玩小火車；那個帶望遠鏡的青年學生說他上午曾看見她站在船舷的欄杆邊探頭探腦地望海浪，好容易才把她拉開了。

有一個旅客說，『她一定是躺在甚麼地方，就會出來的；不要擔心啊。』

玲玲的媽媽很不放心，親自跑到經濟二等艙裏各處去尋找，但是一點影蹤也沒有。十五分鐘後她慌慌張張地回到甲板上來。

『你們誰看見玲玲嗎？你們誰看見玲玲嗎？』她露着焦慮憂愁的樣子且走且嚷說。

那些青年學生和幾個船員自告奮勇地幫她去尋找。他們到二等艙，頭等艙，上層甲板，散步甲板，餐室，休息室，吸烟室，圖書室各處去尋找，然而還是沒有一些結果。各處都找遍了；如果沒得船主的許可，郵船的其他部分是不能去

的。

玲玲的媽媽失望之餘，如瘋如癡地回到房艙裏去。在微風的吹拂中，甲板上的旅客隱隱約約聽得見她的哭聲。『玲玲啊，我的玲玲啊！你跑到那裏去了呢？』旅客們議論紛紛，船上開始有騷動了。船主聽見有一個女孩子失蹤，連忙跑到經濟二等艙來慰問她，調查詳細的情形。

『這條船一小時走二十餘海里，而玲玲已經失蹤了五六小時了！』她涕淚滂沱地訴說。

船主一面由舌人的傳譯，用百般的方法安慰她，一面命令船員全體總動員，到郵船的各處搜尋。紛擾多時，已是暮色蒼茫的黃昏了。

幾個女人在甲板上推測這件意外事變的究竟：

『那孩子東攀西跳，甚麼事都會發生的。』

『搜到這麼詳細還找不到；她一定不在船上了。現在的問題是查究她甚麼時

候跌到海裏去。」

那有愛人的青年女人想到這孩子的活潑可愛，不覺情不自禁地綴泣起來。那青年男人陪着她到船頭他們常去的地方去，好好地溫存撫慰她。

「啊哈！我看見了！」尖銳的喊聲突然由他們的頭上飄下來。他們在驚愕中不約而同地轉過頭去。站在上邊的不是玲玲是誰呢？

船頭那座收鐵錨的機器中有一個空隙。她不知怎樣爬了上去，藏在裏頭。下午到船頭去的旅客和船員都沒有看見她。

那青年一發見玲玲，便飛也似地跑到她媽媽的房裏去報告。他推開房門，上氣不接下氣地嚷道：

「玲玲在船頭呢。」

玲玲的媽媽坐在床上哭得如淚人一般。船長和幾個船員與旅客差不多把房間擠滿了。

她聽見青年的話，仰着頭將信將疑地問道：

「真的嗎？」

「誰騙你？」

「還活着嗎？」

「當然！還不是照樣那麼生龍活虎地。」

大家沒等到她下床，早就爭先恐後地奔到船頭去了。玲玲還高高地站在機器中，不能下來。她看見許多人圍攏了來，覺得很不高興，同時肚子又餓得兇。她不斷地埋怨着，咒罵着。

一個船員一面抱她下來，一面問道：

「女孩兒，你跑到上頭去幹嗎？」

玲玲扭動着身子，舉足亂踢，哭道：「我藏起來。我藏起來悄悄地看他們擁抱着接吻的。我天天看他們的。他們擁抱時是那麼溫柔親熱地。」

在大家的笑聲中，玲玲的媽媽也哭涕涕地跑來了：「玲玲，我的玲玲啊！」玲玲看見媽媽，叫道：「媽，你爲甚麼哭呢？你不要打我啊。」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不要怕，你媽媽不打你的。」
真的，她媽媽並沒有打她，只是抱着她快樂地哭着。

第二天船到上海時，玲玲似乎忘記了昨天的悲喜劇。她拉着媽媽的手在新闢碼頭上岸時，還和旅客們擠眉弄眼呢。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試作

遊 戲

羅密波

— 遊 —

— 戲 —

其時，初夏的雨已經停止了，我和白適就從飯館裏溜了出來。飯館門前原是一個公共汽車站，汽車在那兒川流不息地停頓，開去，於是許多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在那兒上上落落。那是一個汽車站，我們就若有所求地站着，游目四顧，吸收那黃昏剛過了，燈火萬明的雨後的城市的美麗。忽然，一度光芒，閃過來了，我們定睛一看，却不由自己地吃了一驚。一個女體！我看得清楚，而且是一個年青的女體。一些光輝從她鰻的鱗一般的袍子上反射出來，她剛剛從車上跳下來，站了一忽，似乎在決定她的路向。我望望她，清清楚楚的望望她，她有一雙極大的黑眸子的眼睛，一雙有力的纖長的眉在它上面拖過；西班牙式的鼻子，高高

的；鼻子下面擡起一隻紅得透明的菱角；然後一個小下巴像一頁睡蓮的花瓣，把她略長的面形完結成一粒美麗的瓜子。她終於決定了她的路向了。這樣地，擦的，溜過了我們身旁，很用力的挺直了她的脚背，踏着映滿了尼安尖戴滑路，走向那邊去了。我便定了定神，把手掌推排呆了的白適的手臂，聽憑了上帝的支使，跟着她偷過海似的馬路。

「那位小姐，我希望她要走的是一條永久的路。」

熱心地追蹤着她已經有三分鐘的時間，而被追蹤者似乎還沒有發覺。雖然還沒有發覺，可是她的背影更引動使我們發狂啦。那兒有橫的波紋，縱的波紋，肉的顫動和光的顫動！沉醉於這樣的女體美中，我就默禱她會帶領我們永遠向前走。心裏既然這樣想，口裏也就這樣的對白適說了。可是因為這一句話的原故，她回轉了頭了。精警的眼光像鋒利的劍鋒，在我臉上劃過了兩刀之後，她的脚步立刻增加了速率。她漸漸地把我們距離遠了，於是我也加急了脚步，保持着向來

的距離。

仍舊熱心地追蹤着，已經走完了七八站遠近的路途了，我們那位常被稱爲急進派的白適便說：

「追隨，祇是追隨而已，這不是經濟底事情，我們得上前打打話，好定取捨的計劃。」

「白適，不要忙。」我止住他說；「女人永遠是曲折的，自尊的，我們一定要觸到了她情感的機鈕纔不至碰着了灰。我們先看清楚那，那兒是她情感的機鈕？怎樣的一觸就會使她發生了憎厭或者思慕。」

「我沒有這些餘裕，也不要這些餘裕！」白適性起了，「追女人，這不是說教的時候！我看得够了，好，回頭。還看不够嗎？我們追下去。要佔有了嗎？跑過去搶了過來！」

我那位朋友說得漸漸地起勁了，也漸漸地自己說起教來。因爲這個原故，大

概他激昂的聲線驚吵了她的聽官，她就驚奇地作第二次的回顧。

乘了這個機會，立刻斂靜了神，把視線接觸到回望過來的眼睛，利的大踏步，駢着那女人的肩，我開始說話；

「你本來是沉默的，小姐。我本來也不想破壞你的沉默，可是我要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們在進行着無禮的事情，祇是，我那位朋友是急進派中最壞脾氣的胚子，這是須得抱歉而且聲明的。」

這當兒，神，上帝是把我指揮着的，所以來得真是鎮靜不過，可是當我張着嘴巴聽候她的答話時，結果是完全失望的，她連眼尾也不肯朝朝過來，還是急足的前行着，這樣，我也祇能依舊駢着她的肩，那急進派的白適也依舊跟在後面了。

但僵局是一定要打開的，她那感情的機鈕也該得力用的探討一下，我就再奏道：

「現在我就覺得原來一點道歉也不須要的；小姐的沉默我們一點都不會破壞過來呢。」

我打算，若果這回的掙扎仍然沒有效果的話，我們實在應該收兵回朝了；那個女人的感情的機鈕藏在那兒的，恐怕再沒有能力去發現了。可是——

「其實我就始終不會沉默過，」（這是非常可憐的，她竟十分鄙視地瞟我一眼！）「我開初就想：那兩個壞胚，怎麼竟發了瘋？他們爲甚麼不曉得這種行動是屬於侮辱女性的！」

她說着的時候，的確是有點氣惱的。她因爲要把話說得有力並且太憤怒的原故，最後竟站住了，瞪着我同白適，所以我就立刻解釋說：

「抱歉得很，我們真的被引動得有點像瘋了；然而這祇是上帝的罪過——不能說是你的罪過，也不能說是侮辱的行動。小姐，這祇是上帝的罪過，并且是天主的罪過。」

「哼！」

她哼了一聲，再開步走。但是不幸得很，她因為受創的原故，忘記了自己已經在同我們對話之前，是來過一個向後轉的；現在她既然再開步走了，也重復走了從來的舊路。

走到了沒有多少步，她似乎就發現了自己的迷惘了。但她正想好了斥罵我們的話，也不想把自己的弱點顯明地表白出來，也就祇有加重了她的語腔而繼續前進了。

「你們以為天真？我憎惡那種犯人自由的天真。」她從憤懣中聳起了尊嚴的肩膊說。既而過了幾步，又像咀咒似的加上「那種原始的野蠻是討厭得很的。」

「不，」白適，最壞的急進派，他攔住了頭說，「可是那是最現代化的事情。「現代」是淺薄的代名，也有原始的意義。那是淺薄的行動，却是適合於我們的生活的。」

她說：「那就是適合於你們的事情，對於我仍是不對的。我不許別人給我牽纏，你們走別條路好了。」

「畫家當沒有看完那張名畫的時候，一定不願走開，辯論者未把他辯論完結也斷然不肯緘默；我始終希望你最少領着我們走條長一點的路。」

白適再加上一句：

「我提議先把你請到一個地方去飲點咖啡；話已經說得太多了。」

「你們竟敢這樣要脅麼？」

「竟敢，」我溫文地說下去：「那種勇敢，是我們的亞當遺留下來的，因為我們不肯戴着法利賽人的面網。」

由此，她沉默了許多時。但仍舊向前走着。我察看着她的步武，已經漸漸地回復當初的爽快的情態了，爲什麼還依舊前進呢？於是等她將要走近了那個在原来的車站對面，閃着年紅燈光的咖啡店的「日日新」時，我就對她說：

「小姐，恕我告訴你，你快要走到你所從來的車站了啦。」

她便立刻站着。

「不，」她踉蹌地說了，然後停了一忽，說：「究竟你們爲甚麼要這般搔擾呢！」

白適便說：「我們信任這種搔擾實際是於人無礙的。」我接着說：「若果你也信任我們的話，一同到那店裏去歇歇吧；不然，我們也該把這一回的搔擾結束了。」

「這樣好得多了。」

她說着，出乎我們意料的，她已先我們而走進咖啡店裏去了，我們，自然也進去的，而且一同走近她的桌子，她坐下了，就視起來，那管西班牙式的鼻子在那雙深黑的眼仁和透紅的嘴唇之間，越是現出高貴的樣子。然後輕巧地用她流利的眼睛在我們身上打量。我替白適拉了一把交椅，自己也拉了一把坐下，便說：

「對不住，我們會給你許多難過麼？」

「你們以為怎樣？」於是纔天真地笑了，第一次的天真地笑了。

「或許是的；但希望還不令你覺得過於可憎。」

「其實是并非可憎的。」她說；「我也同情那種天真，假如人心確非莫測的話。不過儘有許多人覺得這是太放浪的惡行的，但要是你們所追蹤着的是一個可愛的小孩，或是一個同性時，人們的懷疑就不會發生了。」

「不，」我說：「那些事情所引起的懷疑一定是更加可怕的；假如你忽然因為天真的原故而追求那一個小孩來玩玩，你得當心被認為拐騙；假如追求一個路上的同性要和他相識，你也當心被認為斯文的叫化子的，所以實在最少危險性的還是向異性追求，因為縱使被猜壞了，最多不過說你是一個好色之徒。然而對於好色之徒，實際上誰可以清心的投他一顆石子呢！」

「那麼這一回你們算是弄的甚麼把戲呢？」

「這是一個忽然發生的未暇分析的愛美或好奇的衝動。那種衝動是跟着長大的年齡俱來，而實行於生活過剩的時間，是一種天真的遊戲，我相信這種遊戲，在現代會漸漸推行起來，在將來會替代了婚姻的前奏的那些交際，或者，也可稱做一種社會主義的遊戲的。」

「一種社會主義的遊戲？」

當她驚疑地思量着那句話的時候，招待過來打開了盒子，要我們選擇各人所需要的飲料了。她要了一杯谷咕，白適要了一杯咖啡，我也要了一杯生果班治。那時大抵大家都渴了，便都暫時停止了說話，在等候飲料的到來。

故鄉的遊歷

徐 遲

夜赴小劇場。

本來已兩番三次和純元談了目前的无所樹樹。說還是往異鄉去發展一局去。但夜間去了低級趣味的茶寮，在出演悲歡離合的氛圍中，又使我做了次不高明的速畫師了。我先說了，這女郎是年輕吧。純元說，已不行啦。女郎衣着七月的氣候下，薄綢的蜜黃女袍。我畫着她的輪廓。

已不行啦，是不知什麼地方的人婦了。

女郎又吞食起故鄉地風尙的少年男子的朱某來了。我努力着才使我們平分了天下。純元也努力了進來三分了。

秋波從平滑的粉牆的女面上游泳過來。

故鄉是有美麗的私人的園林的。朱某是故鄉上的危險男子。不待他活動而把玉簡投上來的一個。夏季我們從東方大港的學府回家，攜了網球拍子，和一顆年輕的青色的心。

和純元的結論，說是明夕，不帶這朱某的上小劇場遊歷去。

演出了青年墮落史來的次夕，我和純元貼隣了薄綢的黃色旗袍而坐下了，呷着綠茶，我自以為是忠于駱駝烟的食菸艸者，噙着一支。

夏七月呢，我說：

這悲且幹麼啦，穿着夾旗袍。

忽然隣座喃喃自語似的：

可不是嗎？這又不是夾旗袍的天氣。

純元一邊觀望着戲的扮演，一邊用手掌撥出了許多令人含笑的技巧來。那邊用手掌學起來了。

又次日我們不能不這樣檢討一次了。擊完了兩小時的網球，浴吧了，沿着艸徑責咭着。我擦着右手的骨骼，問：

這朱某沒有見嗎？

他老在故鄉有舊戀呢，舊戀呢，舊戀呢，不知上什麼園林了。

不行，劇場上的女郎你準備如何哪？

純元殷勤地吸着可口可樂的緊紅的汗不回答。

摸我出了Coin來。在手指上一彈，颶風似的絕了起來的是黃色的銅子。落下，落下，我在手掌中得勝了。利益是不能衝突的。

那樣，我說，今天晚上我要獨自上小劇場了呢。

我和純元向了故鄉的美麗的私人的園林走了進去。但在路上，他給我說？那個女郎的歷史。一掌篇的她的丈夫的素描。使我：

真是這樣？

他說他是一上午化費打聽了來的。

那我就沒有勁。

他說他不在乎。

私人的園林，在深地代表了故鄉的美麗的蔭下，朱某隨着一個影子隱了進去，于着談着我們，爲了夕間的問題及慮了。我所以爲沒有勁的，在純元却不在乎。目前不是無所樹樹嗎？

園林間，暑天爬行着。我老冀望着有一天在這樣的園林間避暑。有時會描想

到懸滿了中國燈的園林下，我和一個女郎結儷的風似的幻想。

穿過了一會長廊，忽然在洞開的門後，見了起居的一家族的痕跡。園子的主人是在天外的。誰寄寓了這避暑的山莊了呢。

反正，他不在乎。反正，他是化了一上午打聽了來的。

這裏面是從大海港上歸來的家族。一個我給他的印象甚好的異性的伯父。一個愛游泳的異性的伯母。一個執着釣竿，冠着闊大的西洋帽的女兒。

女郎倚着假的垂釣，還姿勢，我又是不高明的速畫家了。

呷着茶談到了署天的氣候，溫度。伯父伯母從窗上讀着雲的印象畫的時候，我把火柴給她燃上了駱駝烟。

快夜了，我上街買了包烟，又買了一付紙牌。我知道她準會愛在下午玩一局紙牌之謊言戲的，和 Fishing，或勃立琪。

純元也上了街。

吹着「无所樹樹嗎？」的調子，他獨自赴小劇場去了。

微笑裏的眼淚

斐兒

從她的眼角，從他的嘴邊，從他的心底，我看見微笑裏抖着眼淚。

默默地，二十一年過去了。我死去了青春，死去了活力，死去了一切！
年青的女郎呵，——不，才是十六歲的小姑娘呢！——爲什麼，你……？
在舞場。

（有的人，爲了狂歡上舞場；有的人，上舞場爲的却是痛苦。）

第一晚：

「女郎，貴姓？」

「梁。」

「大名？」

「小名小英。」

在初學的步態底顛躑裏她拉住我教着轉灣：

「這麼地。……那麼地。……退。……轉灣。」

我的心却在她的臉上浮上了傷痕，我死去了的可愛的婉妹，那十六歲的天折了的青春之花！

她的臉正像她，瘦削的蛋兒臉孔。

第二晚，帶着寂寞的孤影又上舞場，從廳子的角落裏看着團團的鬼魂在滾轉。

各色的燈光在我的腦子裏轉着過去的慘象，Sexophone 的小口吹着哀哀地送葬的低調。

一粒子彈洞穿過那十六歲的青春，在地上，紅色的腦漿染紅了青青的嫩

草。

時代把青年造成戰士，在我的衰弱的神經上却把青春變成衰老。

從小梁（呵，我是否配得稱呼她這個名字？）的微笑裏我看見婉妹的小影，在跳舞的當兒我想着我們在五年前的事件：

我們二個孩子（我和我的婉妹。）在學生會的會所裏挽着臂膊步行，在春天的風光明媚裏突然却飛來了槍聲。

「槍殺反動！」

我的妹妹於是飲了槍彈，我抱着她的尙還溫熱的身體哭着逃亡。

在家裏我仆地不起，我的妹妹已經歸西天！

直到後來正動者又成爲反動，妹妹的玫瑰色的未來變成了撫卹金半百。但我的青春已經變成老年，我的童年的神經化成衰老。

我一生裏唯一的最愛的伴侶已經一去不返！

在苦夢裏我憶着一生中最愛的可愛的人，我在我的聰明而活潑的妹妹的臉頰兒上貼上一個甜吻。

在微微的抗拒中燈光突然明亮，爵士音樂突然地停止了，他的狂笑，從夢中驚醒，——一個心理的錯覺。我紅着臉龐兒連連地向她道歉。

這小孩子具有孩童們所有的天真，具有婉妹的溫馨而明敏的美性。她微笑裏寄着嬌她的嗔，從沒有說謊的嘴邊露着意思對我原諒！

第三晚，苦寂心坎帶我上舞場，我想在我這第二個婉妹的身上尋到過去的蘊籍。

我問：

「梁姑娘，年紀輕輕怎麼上舞場？」

「媽教，有什麼辦法？」

開始在這聰明的小孩底心上起着對這時代的咀咒，在殺人的社會制度下我吃

着虛驚。(婉妹呵，祝你在天安寧啊！)

「爸呢？」

「早已死了！」

「呵！」

我不能再問，一個「呵」字結束一夜變態的青春底火光。

第四晚，痛苦又把我帶上了舞場。

又開始我們的談話：

「有兄弟姊妹麼？」

「五個。我是頂小的。」

「頂小？這怎麼說呢？」我奇怪頂小的妹妹也會來做大都市裏的生活的掙扎。

「是的。哥在公司裏辦事，月薪二十五元。媽是繼母。我愛讀書。她說：

「要讀書自己找錢去吧！家裏有什麼可供給你呢？」於是便來這兒了。」

「那裏，夜裏跳舞，日夜睡，還有時間讀書麼？」

「還有下午哩，」天真地笑了。

聽到她在生活上的苦鬥，我却微笑裏含着眼淚。

「我的姊妹還有得書讀呢。」

自家兒向自家兒沈吟着。

注意到了這，她問：

「誰呢？」

「妹妹呵，同你一樣可愛的妹妹呵！」

「是先生的親妹妹麼？」

「是。十六歲，蛋臉兒，活潑，聰明，滑溜溜的黑眼睛，同你一樣呵！」

我有點出神了。

「那——現在在那兒？在廣東故鄉裏麼？」親切地用廣東話問我。

「不，死了！被槍彈打死了！」

一顆眼淚從我的眼角掉下來！

在我的身邊，第二個妹妹抱着天真無邪的痛苦臉，她表示向我抱着深切的同

情。

「所以，」我的喉嚨裏有點哽咽，「前晚把你認做妹妹吻了！」

這女孩子的眼角裏忽然浮上苦笑。

「我並不是跳舞的人呵！因為你，才把你當做妹妹抱着跳呢！」

一顆眼淚也從她的眼角邊兒掉下來！

「小英，可不可以把你當做妹妹看待呢？」

「謝謝你！」

在燈光暗淡中看不見她的微帶羞紅的臉頰，處女的純真而可愛的微笑却強烈

在空中蕩漾。

眼角裏却還掛着淚水呵！

第五晚，却帶着快樂的心情上舞場。

一包書，一包糖果，算是送給妹妹的禮物。

「妹妹，從今後不上舞場吧！」

「怎麼可以呢？不把書讀麼？」

「我供給給你吧！」

「媽也不答應呢！她要……」

似乎有點要飲泣的樣子。

「那麼，晚晚來看你麼？」

「怎麼能够呢？你不做事麼？」

我不會回答。

動亂的世代把我的生活養成變態了！我死去了青春，死去了活力，死去了一
切！

在幻想的自慰裏看着我的爲時代犧牲了的婉妹。不晚晚來看她，在我怎麼是
能夠的呢？

想着婉妹，多麼幸福呵！有書讀，有人愛，然而社會不愛她，用着反動的口
號從十六歲的玫瑰花的花蕊上把嫩枝折斷了！在這兒，却也有在玫瑰花的花蕊上
把生命在夜生活上磨折着的小小的姑娘。社會不愛她，連母親都不愛；愛她的人
却須受着社會的限制，連接受讀書的幫助都須受着社會的隔離。多麼不合理的社
會呵！多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呵！

然而讓她瘦削的臉孔上再一天天地瘦下去瘦下去麼？

「你，身體很弱呵！」

「不，等我讀好了書的時候，便不再當舞女了！」

「幾時把書讀好呢？」我苦笑着。

『自然有一天呵！』

她微笑裏帶着光輝，心窩上浮着希望。在那微笑的底裏却抖動着眼淚。

從自家兒現在生活的萎靡，看着一個小生命的堅毅的苦鬥。一個小生命在十六歲的成長上喪亡，別一個却在沒有太陽光的世界裏作着玫瑰花的稱弱的掙扎。

從她的眼角，從她的嘴邊，從她的心底，看着抖在微笑裏的眼淚！

默默地，自家兒却無聲無臭地渡過了二十一個年頭兒呵，那麼可恥地！

(完)

女作家菲

尤子玄

懷着一顆欣喜的心，我踏進這間充滿着暖意的屋子。

「這位就是女作家菲，這位是朋友林。」智給我介紹着。

多麼柔軟的手！多麼溫和的聲音，多麼聰敏的眼睛啊！

難道站在我前面的，就是寫着這樣深刻，這樣滿着痛苦作品的作家嗎？

我細細的看着那一對眸子，但是我找不出什麼，牠們祇告訴了我，牠們是屬於一個使人迷路的女人的。

離開了她的眼睛，我發見我不是單獨的客人，另外有三個男客在談着。

一個是像藝術家，一個是漂亮的學生，一個是帶着小鬍子的紳士。

我看看自己，自己是何等的不修飾，何等不上流的孩子啊！

菲，在他們中間應酬着，像一隻墨綠的蝴蝶，我總覺得她不該和這一輩充滿社會味的人在一處。然而她手上擦着指甲油，不也現着時代姑娘的流行病嗎？

我覺得我這一次的拜訪是多餘的，因為她和她的作品似乎隔着兩個世界，這至少是一個欺騙。

然而我不願馬上走開，因為這屋子裏是充滿着使人心醉氣氛，菲的周圍是這樣流蕩着軟軟的以太。

我是一個Day Dreamer，在這樣的場合裏，我又在建造着空中樓台。

忽然打破了我的幻想，這幾位「先生」們立起身走了，我也乘便告辭着。可是到了門口，一個溫柔的聲音在我耳伴說着。

——你慢慢走，有不少話給你說，這是第一會呢！

還有什麼話說呢！我服從的站停了，從來我沒有這樣柔順過。

走到了沙發傍，她坐在我身傍，像一個深交的朋友，誠懇的對我看著。

——終究被我找到了你，你這樣天真的，充滿着靈魂的孩子。

她這句話不懂，我張大了眼。

——看罷！我這種生活是多少單調，祇是一方面的。文給了我諷刺，惠給了我舞和酒，李先生給了我錢和瘋狂。你知道聰敏的女人，總是要尋一個地方寄她的靈魂的！現在我終究找到了你，因為在你眼睛看出你是合格的。

我頓時了解了我的地位，我想告訴她說：小姐別歇罷！聰敏的人是不願作伴的。

抬起頭，我看見她眼裏是閃着遼遠的夢，我把話噎住了，我知道這心是親切的，不過被什麼掩住了。

我用我的眼睛對她說：

——對我說罷！你的心上曾經刻過的傷痕！

——早知你是個聰敏的孩子，現在你可以回去了，下星期你伴我到杭州去，春天是該清靜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永遠在想着，爲什麼她永遠命令着我，爲什麼第一次的見面就是這樣的親熱？這是個手段，不要上她的當。

我却失眠了幾夜，我自己還年青呢！這種機會是從來不肯讓牠滑過的，可是想到她那種老練的手腕，我怎能不臉紅？

春假在杭州，我同她兩個人是永遠一處玩着，她不要我多化一個錢，她把她的夢似的，詩似的性情都顯給了我。我也說遍了美麗的句子，我也唱遍了瀟灑的曲子。

她稱讚着我，她鼓勵着我，我是在天堂裏。

可是在回上海的火車站上她對我說：

——到了上海你不要來看我，因爲在上海我是需要另外的安慰，你不能給我

這些的，孩子，別歎！

我是怎樣的愚笨啊！被這樣玩弄着，永遠是俘虜！永遠是命令！永遠是屈服。

向她哀求罷！向她詛咒罷！向她永遠告辭罷！向她……我是沒有注意的，在這樣一對眸子前面。

回到了家裏，我孤獨的一個人住着，我從來沒覺到獨身男子的寂寞，現在却感覺到了，即是這屋子，也像整個的壓在我身上。

難道我愛了她，難道我愛了一個不愛我的女人，難道我愛一個多角性的女人，難道……我是不敢下結論。

日子是多少長啊！我走遍了不需要走的路，在我屋子中來回的躡着，我變成一個自己恨着自己的人。

把你的靈魂也去送給她罷，不要再等了，去找她罷！去跪在她腳下說着那些

給人笑着的話罷！去做俘虜罷！

於是我下了決心去找她，幾次多沒有見，總是忙着在「交際」。我又打着電話，她總是笑着說沒有空。終究一夜在燈下，我把我的心都寫下了，懷着彷徨的心情，靜等着她的裁判。

回信來了，說：

——……纏繞不清的人，是會使人討厭的。我聰敏的孩子，乖乖的等着，我總有一天再需要你的。

我是纏繞不清的人，啊！我是使人討厭的男子！我是該乖乖的，天啊！這是什麼話。

丟開她，不要再想她了，是傻子再為她做着夢！

可是她的消息，她的作品，我總是留意的讀着。

在她的作品裏，簡直是另外一個人，那句子是充滿着沈痛和淚水的。

一天我又把她的新出版的小說讀着，那簡直使我吃驚的，裏邊比以前更充滿着痛苦，每一個字是一滴血，這簡直不是一個「人」可以寫出的。我了解她這一個深得很的創口啊！

我去拯救她罷！我是愛她的啊！

趕到了她的家，勇敢的走進這屋子，屋子却空着了，祇是一個老僕人在着。

——先生是姓林嗎？我小姐叫我給你一封信，她留在這裏的，她是走了好幾天了。

留信給我？我很快的拆開着：

「——林……我知道你是會來的。但太遲了，我不能不離開這裏。你沒有了解我，你也不能安慰我。我是不可以被一個天真的你了解的。謝謝你的拜訪。孩子，我不許你爲我傷心。」

菲

我茫然的走出了這屋子，對這神祕的天空望着，是的，我並沒了解她！

待 望

May Edison 著
郭建英 譯

待望之心：

原是戀愛之心，

摧殘它的是什麼呢？

一時間前殘陽已沈沒了。弦月到懸在靜寂的海面上。沙蘭幽潛地逃出家門，越過了二個田野，跑出砂濱上來。

靜穆的夜呢。

沙蘭側耳聽着聲音。

能聽到嗎？

夜風，在沙蘭站齊了的膝前，戲弄地，吹過了。短短的裙子。背後，村屋的燈光閃爍着。這沙濱上，除了沙蘭外，沒有人、

喀喀——

低幽的聲音哪。

但沙蘭聽到這聲音，恍惚地透視了海面。——來啦。

如果四面不這麼黑黯，沙蘭的臉定是櫻花般紅着吧。

聲音漸形接近了。划行了岬角，牢侖斯的船駛進了海灣。

牢侖斯忍低了划槳的水聲，接近了海濱。

「沙蘭——。」

牢侖斯的聲音呢。

但沙蘭仍裝着沒有聽見。

牢侖斯把船拖上海濱，跳立在銀色的沙灘上。

『沙蘭——。』

『唔？你牢命斯嗎？』

『是呀，你怎麼癡呆着哪？』

『我想着呢？』

『又是雞的事情嗎？』

『不。』沙蘭仰望了天空。

那裏掛着弦月，在天空的星矚着眼籖。

『沙蘭，你也想着它嗎？』

『——。』

『我真想要畫哪——那東西。無論如何要把它搬到畫布上——。』

『難道不是時常畫着嗎！許多美麗的畫？』

『不行的。那種東西都是不行的！畫來畫去都是不行的東西啊。好的東西，

我是畫不出來的。」

牢侖斯把話中斷，輕輕地握住了沙蘭的手。

「我們坐在那面的石子上吧。」

二人坐在石子上，沙蘭又仔細地凝視了牢侖斯的橫額。

牢侖斯默默地視着海面與天空的交界線。

「沙蘭。」牢侖斯保持了原有的姿態這麼開了口。

「怎麼啦，牢里？」沙蘭依然凝視着他的橫額。

星髮的流過去。

「我以爲我們在沒有生出的很久以前，定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

沙蘭沈默着。

這句話含有多麼深遠的意味呢。

「我想，你爲甚麼生在農夫的家裏，我覺得很稀奇。」

「但，我喜歡農人呢。」

這麼地回答，沙蘭粗賤的手在柔軟的牢命斯的手裏微慄着。

「自從爸爸過世後，我是同媽媽一起種着田——這是我的運命呢。但農人也
不是很重要的嗎？你所畫的野林，田地，都是農人所創造的。」

「創造的人，不錯，沙蘭，你也許是創造的人呢。但我是連模寫的事情也不
能完美。」

如果星月沒有這麼灰白地皎耀着的話，牢命斯的臉定是更見灰白的了。

二人久長地沈默着。

肩與肩並着。

牢命斯拾起了一塊小石子，向那深色的海面擲過去。

兩手抱着膝裸，沙蘭聽到了石子的落水聲。

二個，三個，四個——。

在綿製的胸衣下，沙蘭小小的心臟那麼地跳躍着，那麼地——。

『牢里，你不是曾經畫過月夜的海濱嗎？那張畫怎樣了？』

『早已扯破了呢，用了洋刀細碎地——。』

『扯破了嗎？』

沙蘭是好像自己的事情般呈了哭臉。

『不行啊。不行的東西祇配扯破呢。但我現在有了新的Inspiration哪。』

『新的Inspiration……？』

沙蘭恍惚聽着牢命斯的話。

她在橫額上感着牢命斯的瞳光，她訊問說。

『那Inspiration是什麼呢？』

『那Inspiration，就是，』牢命斯貼近了沙蘭的耳邊，低微地——

『就是你——呢。』

他難道要畫這農家的少女嗎？

『我？』

沙蘭是以全副的精神回答了。

『你啊。我每夜把船划進這灣時，你定是立在海濱上。月光柔和地照在你身上，無異是很美麗的畫，對啦，真是一幅畫啊。沙蘭，在那時候的你，如果我仍舊不能夠摸寫的話，那我的畫筆還是沒有的好。安定和激情，悲嘆和待望——』

Hope Eternal。我預備題名「永遠的待望」呢，而如果我能夠完成它時——。」

沙蘭的耳邊感到牢命斯溫熱的喘氣。沙蘭連身子也沒有動。

『可不是嗎？沙蘭。如果我完成了它，我要把它送到都會的畫商，吉脫商會，你知道嗎？』

沙蘭怎麼知道呢。

『你當然不會知道的，那是替畫家出售作品的商店啊，從前有一次，我吻畫』

會由他們賣出的。」

「畫商？」沙蘭方始看了牢侖斯的臉。同時，她想到了一件事。

「那是在紐約嗎？」

「唔，紐約西四十五號街第十號門牌。」

「紐約西四十五號街第十號門牌。」沙蘭在嘴裏又重唸了一遍。

「如果畫能賣出，你要怎樣呢？」

「祇能够賣出的話——」牢侖斯的語氣漸次興奮了。沙蘭的心也是跟着興奮起來。

「我有着夢，有着夢啊。祇能够把畫賣出，那時候，我的夢纔能實現了。」

夢——。

善感的女人之心，已把那夢的實體感知了。那個夢能實現的日子。

跟你住在一起——那時候，唉，那時候。

「那時候你快樂嗎？」

「當然咧。畫能賣出的事情，對畫家多麼快樂呢。」

「那是，沙蘭，你是不懂的。」

「牢侖斯那麼想了。」

但對於沙蘭，那句回答已很足夠的了。

——把能實現他的夢，比賣出畫的事情，他定是更覺快樂的吧。

「畫賣出了後，你肯通知我嗎？」

「那當然，我第一就要通知你。」

牢侖斯緊握了沙蘭的手。

「除掉你，誰——誰肯替我快樂呢？連我能畫圖的事情，除掉你誰知道

呢？」

——對啦。

沒有錯，他祇有着我啦——。

「沒有人知道也不要緊，我知道的……」

那麼地，沙蘭不是向着星又不是向着他說，

「對啦，你會知道我的，祇有你。」

牢侖斯的聲音太接近沙蘭的耳邊了。

「沙蘭，」牢侖斯緊抱了沙蘭的肩膀，貼近了臉仰望了天空。

「你看那天空哪。」弦月已昇至頭上了。

「冷嗎？沙蘭，你發抖着。」

「你也是——。」

「我是不冷的。」

「我也——。」

二人站起來。

『我們走吧。你明天不是也要早起吧？』
跟鳥兒起身的沙蘭是農家的姑娘呢。

『再會。』低聲地，但以深深的氣息沙蘭對將離去的船告別了。在船上率侖
斯搖着手。

沙蘭又說了一聲『再會』後，轉了身子。

走過了二個田野向家裏——。

媽媽已經睡了。

鎖了門門，上了樓，屋頂下的一個小小的房間，沙蘭點了兩枝蠟燭，面向了
鏡子。

永遠的待望。

他愛撫了我的身姿，

他將要畫我呢。

完成了那張畫時——，

哦——夢。

我也等着那夢，

那夢也是他的呀。

夢相會的時候，

夢與夢相會的時候——。

經過了二個星期。

每夜相會時，牢侖斯的臉在灰白的月光下也能辨別般漸漸地憔悴下去。

從都會的畫商仍沒有回音來。畫還是賣不掉——。

『兩個星期，又近三星期了。但，沙蘭，那張畫仍是賣不掉啦。』

『不會的。』但沙蘭的聲音也是無力。

「畜生！」牢侖斯拾起了小石子，向海面擲過去。多麼淒涼的水聲。

「也許我的命運不好，那張畫我總算是淘盡了我精髓所畫的。」

沙蘭沈默着。世上有用言語能安慰的事情，也有不能用言語安慰的事情呢。

「睡吧。」

「再會，牢里。不要擔心啦。」

「唔。」

分離後，向家路走着時，她下了個決心——那時候終於到臨了。

吉脫商會執事先生：

前閱貴會存有 R·牢侖斯氏所作「永遠的待望」一畫，鄙人願出千圓購求。茲附上支票一張，至祈查收爲荷……

閣樓的房間，燭光是烏黑黑的。

在鏡前的小椅上，沙蘭寫着信。

檯上，攤開着銀行的存款簿。

米麥的售款啦，借貨牛馬的代金啦，雞蛋，雞，牛乳的售款啦。肥料的售款啦，等等——總結存款一千數百圓，但這不是沙蘭出嫁時所用的嫁奩錢嗎？

是，嫁奩錢啊。但現在不用它，等到什麼時候去用它呢。

沙蘭在信上點了一個句點後，休息了一些。咬了筆桿，不知道怎的眼淚流下來啦。

——怎麼哭着？我的心不是這麼地覺着快樂嗎？

並將該款遞寄牢命斯氏時，祈勿披露鄙人姓名。僅告由某匿名之……

寫到這裏。沙蘭的眼睛又模糊起來，字跡動搖着。可愛的沙蘭，你的心願定會到達的——那麼地，沙蘭對自己獨語了。突然字跡變為清楚些，反之，信箋上滴落着很大的淚珠。

……後援者所購去云云足矣。諸費清神，感激莫名。

把將近點完的燭火吹滅時，圓圓的月亮已昇上了天空。沙蘭扉開了窗幔。月光的波浪渡過了麥田，照亮了沙蘭的小房——椅子，櫃子，與眠床。

白銀的王宮，沙蘭的？

白銀的王妃把寫完了的信放在枕下入睡了。

夢近了，今晚做那個夢吧——。

從都會的畫商接到了「永遠的待望」的那日子。

——我的地方畫已收到了的現在，牢里的地方也已有通知了吧。

沙蘭想到這裏，心中忐忑地不安了。

那晚比平時早到了海濱上待候着。

夜風在沙蘭站齊了的膝前撫過了。

比平時高響的划槳聲，「沙蘭——消息啊。」從船裏，牢命斯那麼地吶喊了。

他好像不耐煩地划槳的聲音漸形接近了。

上了海濱而不等放好了槳，牢命斯就奔到沙蘭的旁邊。

「好消息啊，沙蘭，好消息啊！」

知道了的，沙蘭早已知道啦。

「沙蘭，你不要嚇死啊——。」

像小孩子般欣喜着的牢命斯在沙蘭的耳邊囁語了。「賣出了，賣出了！」
你知道麼？買主是誰——。

千圓的錢是我久年青春的血與汗的結晶呢。

但他那麼地欣喜着——

一滴滴地沙蘭流下眼淚來。

「你的畫賣掉嗎？」

「是啊，畫——怎樣了，沙蘭，你怎麼會哭起來呢？」

「唔，我也真快樂。不過我太快樂了。」

雖然想要呈笑臉，但頰上的筋肉勾緊了，淚珠祇會一滴滴地滾下來啦。

「多麼快樂啊，從前我不是同你說過那一定不要緊的嗎？不過誰買去的
啊？」

「真奇怪。不知道爲什麼，買主不肯說出姓名來呢。」

對不起，牢里，這樣騙了你。但現在我是不能告訴你的。

等時機到了，我定在你的膝前懺罪的。

等到夢實現了後——。

「不知道嗎？」

「唔，據說是一個匿名的後援者呢。雖然這樣擁有匿名的後援者的一事對於畫家是個很榮耀的事情，但我真想要跑到他面前表示我的謝意啊。」

那謝禮就是我們夢的實現呀，你這傻子——

沙蘭的心懷才輕鬆些了。

「賣掉好多錢？」

「那真是笑話咧——」牢侖斯看了沙蘭的臉說。「意外的錢呢。那位後援者也許是個低能兒，他竟然一千圓去買那種東西。」

你說低能——

沙蘭咬了嘴唇。

「我以為至多二百五十四圓呢。但那算甚麼呢，他定是沒處用錢那般的富翁吧。」

你還說這樣話——

「但，我的夢終於真的實現了。這日子的到臨，啊，我不知道等了好久！」
你的夢真能實現的日子，我的夢也實現了啦。那時，我被你柔和的愛包裹着，把這次的真情都告訴你吧。

「是嗎，沙蘭。你也定是替我快樂的。我的夢實現了！我今天接了那封信後就打了電報。」

「電報？」

「唔。愈早愈好呀。大西洋航線這兩天比較清空，還是早些預定了船票比較穩當些。」

「大西洋航線？」

「是啦，沙蘭恐怕是不會理解畫家的心理吧。羅馬。拿波里，弗牢蘭斯，畫家的都會呢。有最好的學校。到了那地方，像我的窮人也能夠跟着有名的先生學習畫哪……」

沙蘭，你聽了定也替我快樂的是嗎？

我明天先到紐約去。雖然我倆交際了不很長久，但我決不致忘掉你的。你的身姿會送出我到世界上來的啊。怎樣了？沙蘭，你又哭起來啦。我也是很悲傷的。我想起你時，定會寫信給你的。」

我的命運呵，原來你的夢是那樣的事情。

現在是要哭也哭不出淚的沙蘭呢。

我要獨自痛哭，在沒有人的地方。

『你的夢，真的實現了。』

看吧，我的寸心却一片片地細碎了。

在閣樓的小小房裏。

淚已灑盡在田野的道上啦。

照着鏡子，一夜中多麼變成憔悴的我哪。

沙蘭呆坐着，很久很久地凝視着自己哀憐的臉容。

一個頑皮不過的小姐

中村正常
郭建英譯

序 曲

從前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這幾年來小姐和青年在路上遇見了，總是互相凝視着對方的眼睛，一瞬間，便會感到戀愛的。於是青年向小姐說下去了。

「真是可愛的手哪。」

說着，把小姐的手用力捏了一下。當雙方的情感漸形融合的時候——，

「我，希望同你講些話。」

青年仍舊握着小姐的手講下去。

「唔——。」

小姐開了眼睛這樣答應了。好了，小姐開了眼睛了，趁這個機會讓我來訴之於愛之味覺吧，青年這樣想，把他的嘴唇接近過去。

「——你這樣不規矩，我告訴媽媽的。」

呈了微怒的眼睛，小姐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

以上是這篇愛之記述的序曲，我現在要寫的，却是以後的事情。

1

（噲，噲，噢，你是不是剛是動氣了的小姐嗎？）

（對啦，你的聽覺倒不錯。）

（我幹的那不規矩的事情，你告訴了你媽媽沒有？）

（當然咧。）

（那麼她怎樣說的？）

（她說，你門一塊兒去玩好了。）

（那麼到那兒去呢？）

（呸！不是你剛纔說過，你要我帶到沒有人的地方講話嗎？）

（不錯。）

（所以我剛纔得了媽媽的允許，說我們到棒球場去看足球賽呢。）

（但是，小姐，足球賽是……）

（傻子，誰要你真去看足球呢。）

（嗯？）

（這是祇在媽媽的面前說的話罷了。）

（我想你學校的修身分數，一定列在甲等的。）

（那麼你到究要我到那兒去呢？）

（讓我來想想……）

（想出來了嗎？）

（請你等在××公司門前吧。）

2

青年吹着口笛跑到××公司時，小姐早已站在那兒了。

「等了好久？」

「約莫二十分鐘。」

小姐呈着不快的神氣回答說。

「對不起了。」

許多野鷄汽車向這兩人的地方馳過來。

「你看這幾部漂亮的汽車啊。」

「我們還是步行吧。」

「照汽車的價目，廿分鐘要你一元呢。」

「……？」

「假使我是一輛汽車，那麼你怎麼辦？」

「我至少付你廿分鐘五元啊。」

「那麼，照你價目，付給我吧。」

「不錯，這裏有拾元，請你一起收着吧！」

「謝謝你，先生。但，這拾元鈔票怎麼辦呢？」

「放入你的提袋裏吧。」

「那麼你自己錢袋裏，還剩幾元了呢？」

「呸！你看不起我嗎？」

二人並肩而走着。

「小姐。」

「隱？」

「今年的夏天在那裏消遣？」

「海濱上。」

「那麼——唔——明年的夏天打算怎樣？」

「到山上去。」

「那麼小姐——。」

「怎麼啦？」

「唔——到底講甚麼好呢？……對啦，加里古柏，你喜歡他嗎？」

「那麼苔德麗許，你怎麼樣？」

「苔德麗許，呸！我是不喜歡的。」

「噲，先生，我們這次來幽會，是不是祇不過這樣一件性質的事情嗎？」

「那麼叫我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牢是走着嗎？」

「噢，你要喝些東西嗎？」

「傻子，——你這個小孩子真傻。」

於是小姐提議了。

「對嗎？我們要弄成這次幽會有些意味纔行。」

「我，當然要盡我的力量的，但怎麼叫做有意味呢？」

「這條路，人未免太多了，這是最不好的現象。」

「沒有人的地方嗎？」

「那不是我們更覺自由些嗎？」

「不錯。」

「然後我們慢慢地決定我們的姓名吧。」

「姓名？你再到我的卡片嗎？那這裏還有……」

「不，我們的愛稱呢。——王慶如，叫你這樣殺風景的姓名也沒趣的。」

「沒趣嗎？」

「還是叫你比比兒較有味兒且新穎些。」

「比比兒——唉！比比兒。」

「然後叫我米米小姐吧。」

「曉得了。」

「假如比比兒是被米米小姐所寵愛着的黑孩兒。」

「什麼？比比兒是黑人的名字嗎？」

「當米米小姐不愉悅的時候，把比比兒的屁股用腳踢一下……你想，這樣多

麼好玩？」

被稱為黑孩子比比兒的青年，於是呈了憂鬱的表情。

3

他們跑進某飯店去了。

他們先開了一個房間。

「進來吧，小姐，外面多麼冷。」

「不，我倒很熱，因為我們是走來的。」

「那麼請你脫去外套吧。」

「脫了大衣太冷了，這裏還沒有水汀。」

「那麼脫了大衣鑽進皮窩裏怎樣？」

「你這惡少！」

二個人坐在床上講着話。

「這就是所謂幽會，是不是？」

米米小姐吐了一口很深很長的氣息。

「我們的前途，定多波折的。」

比比兒抱着米米小姐的肩膀這樣感慨無量地說。

「所以，我想女子在經濟上也要獨立纔行。」

「噢，噢，噢，怪不得你剛在從我的地方賺去拾元錢。」

「我，現在想開一個糖食店。生意一定會興隆的。巧克力，橡皮糖，牛皮糖都有。……我現在就在這裏開吧。」

於是米米小姐攤開了她的小包裹，在青年面前陳設了許多糖果了。

「怎？這都是你給我的禮物嗎？」

「且慢些，你如果要吃的話，請你照價目付錢吧。」

「？」

「橡皮糖一包五毛錢。」

「那麼這裏一元，給我二包吧。」

「Merci，再要甚麼？」

「給我這包巧克力糖。」

「每包二元，五元嗎，對不起，這裏是不給找錢的。」

終 曲

於是這幽會的結果，小姐的生意大告成功，而青年的錢袋變爲一空如洗了。後來，當青年回家的時候，還是再三懇求了小姐，纔討得了一毛錢的電車錢呢。

幸福之垣牆

(日) 山田耕作
郭健英譯

A

約翰十七歲，曼麗已十五歲了。

幼時死別了父母的孤兒約翰，從小就被撫養在表妹曼麗的家裏。

他們好像親生的兄妹般和好，然而頑固成性的曼麗的父母，從未允許他們二人單獨外出的。

曼麗爸爸的生日到了。媽媽在那天也想從心底祝賀她丈夫的誕日。她想，約翰和曼麗不在家裏比較好些，於是她吩咐了他們說：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照例我們家裏總有很大的慶

祝。可是今天天氣格外晴朗，還是你們兩人跑到郊野去遊玩吧。到了晚餐時，採摘了許多美麗的野花回來些。那麼你們和睦些呀。」

她還給他們一些零用。

約翰和曼麗覺得快樂極了，他們欣喜地換了新衣出去了。

B

有生以來初次的他們單獨的外出呢，所以他們無理由地覺得快樂。當他們在紐約街的舖道上輕快地步行時，或在電車上時，或在渡着哈遜河的船上時，他們總是凝視了對方的臉微笑着，好像童話國的王太子與王妃初次旅行的時候一般。

他們終於到了新芥琪的森林地了。好像教會裏般靜謐的森林中的空氣，對於他們爲喜悅將近爆裂的心臟有些難以融和。他們雖不覺到任何恐懼，但太形幽靜的森林使他們覺到有些寂寞。

「約翰！」

曼麗微慄地叫喚了他。

直到那時候，從沒會啓過嘴的約翰，方纔張大了如青空般明朗的眼睛說：

「曼麗，不要緊呀，不是我們在一起嗎？」

「但，曼麗不知道爲什麼覺得寂寞呢。」

然而後來他們聽了林中小鳥的歌聲，追逐了蝴蝶的後影，真像個童話中的戀人般奔跑了林野間。

當跳累了的曼麗坐在小丘上伸長了可愛的腳踝休息時，約翰採來許多的花草散在曼麗的身旁。曼麗却用了那花草做成美麗的花圈套上約翰的頭頸。他們整天這樣地繼續了純真的遊戲。

有時他們並坐着，靜默地點數了所採來的花朵。

當他們走開了那小丘時，他們已無意識地互相緊攜着手。他們早已忘掉爸爸的生日了。

黑暗逐漸蓋了森林，他們忽然想起家裏的事情來了。他們又想起媽媽曾經託他們採摘花草的事情。然而那時候他們已顧不到這點，因為他們始終找不到歸路。

「越覺到焦慮，他們越昏亂了。曼麗方始嗚咽起來。約翰也不知道怎樣是好，祇把她緊緊地抱在胸懷中，拚命找他們的路程。

一番努力的結果，他們終而徬徨到新芥琪的河邊，可是這時候早已沒有渡船可以載他們渡過河岸。

他們爲了疲乏與饑餓再也不能步行了。他們在河邊呆呆地停立着。曼麗看着沮喪了的約翰，心裏覺得非常酸痛，然而她鼓起了精神說：

「約翰，這有甚麼要緊呢。爸爸和媽媽的地方，由我可以辯白的。不要這樣擔心呀！」

「但，沒有渡船，我們怎能去解釋呢。」

「可是……我們不是有些媽媽給我們的錢嗎？有甚麼法子呢。讓我們今天晚上在這裏住夜吧。」

「但，我……」

「不要緊的，你不這樣胆小呀，讓我打個電報給他們好了。」

於是他們走到近旁的村莊，打了一個電報。

D

後來他們找到了一個很小很清閒的旅館，可是他們心中包滿着羞恥。他們再次往復了旅館的前門，而當躊躇地站停了門口時，一個在高鼻上帶着眼鏡的老頭兒跑了出來。

「怎麼啦，可愛的青年們。有什麼難為情呢。快進來吧，我們有很好的房間給你們新婚夫妻啊。」

他們終而被領導到一個美麗的房室。

爲了整天的遊玩和憂慮，把身心都疲乏了的他們，很不心安地坐在床上。

「曼麗，真的不可以忘記啊，我們在森林中的約束。」

「當然不會的，約翰。」

於是他們方纔嘗了祇有相愛着的男女能覺到的初吻之味。

曼麗後來呈着很嚴肅的表情對約翰說：

「約翰，在我們眞眞結合前，在上帝允許我們前，我們應這樣地保持着純潔。結婚前的不道德，我們當絕對拒絕的。對嗎？」

「當然！……並且……。」

曼麗中斷了約翰的話說：

「那麼，約翰，我們早些睡吧，並且明天要早起的。」

二個青年呈着緋紅了的臉，解了外衣鑽進被窩裏。但曼麗突然說：

「約翰，請你暫時閉了眼睛，好嗎？」

說着，她爬下了床，東找西尋的覓得了一塊木板，把它放在他們被窩的中間，她說：

「約翰，這是我們永遠的幸福之垣牆呢，好，我們快睡吧。」

這樣，他們過了有生以來初次同室的一夜。

翌晨——

他們慌忙地走出了旅館。當他們走到街頭轉角時，突然吹來巨風，把曼麗紅的帽子吹到很高的垣牆裏面了。

曼麗出了大聲啼哭起來。約翰撫慰了她一番說：

「曼麗，你哭甚麼？不是我在這裏嗎？你何必傷心呢？況且這樣牆頭，讓我一爬就爬得過去，把你的帽子拾得來好了。」

說吧，當約翰行將爬上牆頭的時候，曼麗涕泣地阻止他說：

「呸！約翰決不會有這麼勇氣的。這樣高的牆頭你怎能爬得過去呢？騙人的，你難道不是昨天夜裏那般低矮的牆頭還爬不過的嗎！」

二 十 年

M·苛蒂作
章志毅譯

一個小鎮的木匠高平老伯伯停止了叩着鐵鎚的手，伸長了懶腰打個呵欠。在盛夏炎熱的下午之靜謐裏，後山的木材工廠的齒輪呈着昏昏欲眠的鈍聲。

工作祇剩一口氣的了。高平老伯伯從水壺口子吸飲了一口冷水，又提起了被汗油光滑了的鐵鎚。因為最近這個鎮的郵局將行搬遷地址，高平老伯伯是正在替郵局搬裝着這小鎮唯一無二的信箱。

在鼻樑的尖端架上了很大的眼鏡，而在花白的鬍鬚下突出了已多繭痕的嘴巴，而當他將要撤去最後一塊木板時，不料從那塊板的後面，嚙的一聲落下來兩封信件。

「啊哎，啊哎。」

嚷着，老伯伯拾起了其中的一封信。

也許落在郵箱板後的隔縫裏，多年被棄在木板與牆頭的罅隙中的吧：看上去本來呈着紫色模樣的信封，現在却已褪了顏色，帶着溼氣，并被蜘蛛網與塵埃沾污了：拿在手中，便覺到很重。

高平老伯伯帶上了老光眼鏡，用襯衫的袖口在信封上揩了一揩。期待着這封信的人也許等候了很久的日子的吧。

「呵呵——」老伯伯從被汗珠糊塗了眼鏡，看着信封上的字讀唸出來。

梵·聖脫鎮 郵政局隔壁
比哀爾。高平 先生台啓

「啊哎！」老伯伯呈了奇特的高聲說：「這未免失落了太長久了。」

原來這封信是寄給他已過世了的兒子的。比哀爾是曾在二十年前充任了砲兵聯隊的司令官，遠渡了印度支那，而不久就客死在那裏。那麼這封信無疑是當比哀爾還同父親的高平老伯伯住在一起時，所寄給他的吧。距今已有二十年的光景的被丟在郵箱背後塵埃與蜘蛛網裏面的呢。

翻閱了信背，也沒有寄信人姓名。字蹟也不在他記憶之中的。撇開了信封，內面信紙上的文字，墨水雖是有些褪色了，但仍能看得很清晰。

親愛的比哀爾。

你還動氣着嗎？昨夜的事情真對你不起。爲了那種細屑的事情，我雖然不信會損害我們的感情，但那時你的神氣太可怕，所以我寫了這封信。

我使你動了氣，又抵抗了你的感情，也許是我的不好，可是你也不能說全沒有過失的啊。如果老實對你說的話，我昨天有些妬忌着的。你知道嗎？

在昨夜跳舞中你從頭至尾老是不睬我，而始終同那個討厭的餅乾店的寡婦跳着舞哪。

所以我也同那不喜歡的銀行員跳了舞。他那突出了的下巴與紅鬚鬚，我平時怎樣覺得討厭的事情，你不是也早已知道的嗎？

但你在最後一舞的時候纔到我的地方來，我也就不禁對你埋怨幾聲了，是嗎。

不過那都是騙你的。我最心愛的比哀爾，昨晚的事情，請你完全忘掉它，好嗎？我所說的話，請你丟到水裏去，同時把你對我說的話，也取消它好嗎？

爲了那些小小的紛擾，我不信我們就此要分離的。你說要跑到印度支那去，比哀爾，你不要嚇我啊。印度支那是不是在很遠的地球那邊嗎？那種地方謝謝你不要去啊。還是住在這地，常常來看我好嗎？

我唯一的比哀爾，沒有你，我是不能活下去的。昨天的事情，請你忘掉它，好嗎？

比哀爾，這世界上我唯一的比哀爾，你的曼麗等着你的好音啊。

如果你不給我回信，我真要去尋死了。

有趣麼？那銀行員，今天却梳齊了那討厭的紅鬚鬚，到我的地方來看我。我接到了你的信後，我一定要給他看，並且預備要給他一個鬼臉哪。

高平老伯伯看完了這封信，深嘆了一口氣。『那時候比哀爾同曼麗難道是那樣子要好過的嗎？唔——。』

高平老伯伯這樣喃語了後，拿起了另一封信。『這是誰的呢？』這樣說着，他臉下去。

梵·聖脫鎮

水門汀廠事務所內

曼麗·魯妣小姐

收

寄信人的姓名，原來是他的兒子比哀爾呢。

高平老伯伯起始呈了不安的神氣，以戰慄着的手指撒開了信封讀下去。

曼麗吾愛：

昨晚的事情，是否都是假的嗎？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我決不能相信你會同那銀行員訂婚的。你丟棄了我，同那個紅鬚鬚結婚，假使我是第三者的話也不能容忍的！你的美，同那個男子的醜惡，天下難道還有比這個不配勻的東西嗎！但昨天晚上你所說的話，未免過於認真些，所以我至今還悲傷着。

你坐在那男子的身旁對我所說的話，使我好像要發狂了。但等到同你分離後，在家裏靜靜地思索時，纔想到我同那餅乾店的老太婆跳舞的事情，也許會使你動了氣，而竟使你對我講那些心是口非的話。

照你平時對那個紅鬚的一舉一動看來，你的話是決不會真實的。但我在未聽到你親自的否認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啊。

我等着你的回信。

如果你不給回信，我不得不用你昨夜的話了。如果，如果那是你從肚裏所出的真話，呵呵，那我真要跑到遠遠的地球的那方去啦。真的呢，你的一句話，將支配我一生的命運啊。

急待着你的好音。

你的比哀。

再，昨天晚上是同那個老太婆跳舞的事情，請你原諒我。

太喜歡的女子前，男子是往往歡喜做出那種傻愚的舉動來的啊。

同不喜歡的女子跳舞，然而眼睛牢是釘住着心愛的女子的身上：這對於男子是很愉快的玩意兒。其中的意思，想你也不見得不懂的。

高平老伯伯讀完了這封信，很久很久地呆站在那地。

那真是太意外的上帝的惡作劇呢。

把三條性命的命運完全寄託了這兩封信，不幸地都落在信箱隔縫裏，而並列地在蛛網窠裏過了二十年久長的歲月——

這是多麼悲慘的運命之惡作劇啊。

其結果呢，那失望了的兩個年青的男女，一個是在絕望中客死在那很遠很遠的印度支那的旅途中，一個是繼續了寂寞的獨身生活。現今，在她過去美麗的金髮上已到了數見其斑白的年齡了。

曼麗已過四十歲了呢。

那時候鎮中唯一的美女，爲甚麼偏要過着獨身生活，而在人們各種的猜疑與嘲笑中，老是呈着寂寞的微笑底原因，到了現在纔完全明白了。

今天她又在鎮郊的水車旁的小小的屋子裏，好像 *Nightingale* 的肖像畫般齊整地均分了她斑白的頭髮，照例的在窗幔蔭下，縫着鎮裏人們的衣服吧。

但這兩封信是否要給曼麗看呢，高平老伯伯思索了。與其給無爲的動搖於什麼希望都已放棄了而過着靜寂的生活的女人底心上，不如這樣藏約在一個人的懷裏而不給她知道呢，還是把這封信手交給曼麗，雖然已是晚了，但也可以給她知道比哀爾真真的心腸呢。

高平老伯伯把信件很保重地放在袋裏，蹣到明亮的陽光下。跑出了外面，他的脚就很自然地走向曼麗的家裏去了。

登上了灰白地乾裂了的斜坡，走出了森林，就有那水車房。在水車房的隔

壁，曼麗的家的窗子在盛茂地攀爬着的蔓藤中扉開着。

從那窗口裏，背向後面的斑白了的金髮，輕微地搖動着，而以低聲唱着歌。

高平老伯伯站停了片刻，而凝眺了窗口。

經過了許久了。

高平老伯伯纔靜靜地向左右搖了他的頭顱，從袋裏掏出了那兩封信，把它扯破細碎後丟在旁邊的溪流裏，又彳亍地向剛來的路途踱回去了。

比布夫人之失蹤

(法) 討萊蒲拉
郭 建 英 譯

A

當我在巴黎公安局某區幹區長時，一天茶役來告比布先生的訪問。

「比布先生嗎？我倒不認識他。不過不妨請他進來吧。」

進來的是一個很肥胖的紅鼻管的人，領帶歪到橫邊，而呈着焦急不安的態度。唔，恐怕是很重要的事情吧——一看他我就覺到這樣。

「有甚麼貴幹？」

「區長，我，我是蒲拿先生的朋友，是四五天前從鄉下跑到巴黎來遊玩的。

昨天我拿了你會送給蒲拿先生的馬戲入場券去看戲，幸虧我也得到機會看馬戲

了。」

「蒲拿？是誰呢？」

「是你的貴親啊。」

「噢，不錯。但你又何必這樣客氣，特地跑到這兒來謝我呢。不過那馬戲好看嗎？」

「但是發生了一件很麻煩的案子呢。」

「怎樣了？」

「起初，有了跳舞，獨唱等，我同老婆看了很感興趣。然而後來就有變戲法的表演。一個年青的魔術師把手槍一放，臺上放着的幾個雞蛋，鸞鳥，甚至小狗等類東西，一個個的消失去，連影子都不見了。那個男子當他表演的時候，牢是注視着我老婆的臉。後來他說要用真人變戲法，就請求客人中一位去試驗。我看沒人敢去，就奮勇地叫我的老婆去應試，而讓我在臺下觀察他。但當我的老婆

跑到台上坐着一個椅子上，那個魔術師就拿了一塊大布罩沒了老婆的全身，用手槍向天一放，果然，我的老婆連影子都消失了。唉，從此，我的老婆也不見了！

「唔——那麼你立刻報告了巡捕嗎？」

「是的，我報告過。但那時候已經很遲，魔術師也已經回到家裏去——弄到我回到旅館後，心裏難過得一睡也睡不着。」

「那真是豈有此理了！但今天呢？」

「是，一清早就跑到那馬戲場去調查，但那個青年已經不在那裏了。據他們說，昨天晚上魔術演完後，就乘了夜車跑往別處去，然而沒有人知道他的目的地呢。」

我聽了比布先生的話很覺可憐，於是命大名頂頂的里克偵探，從速去探查真相。那比布先生後來稍呈安心的樣子，慢慢地踱出那裏。

B

八天後，又受比布先生再次的訪問了。可是這次他呈着笑臉跑了進來。

「噢，比布先生怎樣了？」

「謹謝你區長先生，」他嘆了大聲繼續說：「敝人真是好福氣，真是好福氣啊。敝人終究把老婆找到了。」

「那魔術師呢？」

「是，那個男子也同時找到了。他們是在離開巴里四五百哩的小鎮中的旅館裏。」

「怎樣找到的？」

「那真是不得了，他的魔術確是高明得很呢。……真的啊，我佩服得很，那個男子的本事真大啊。你想，當我跑進了他的臥室時，他很客氣地接待了我，而約略地詢問我來訪的理由後，很謙虛地再三謝了他的過失。說他這樣的疏忽是

天生第一次犯的。就是他把我的老婆消失後，不知道怎的忘掉拿出來，就裝在變戲法的箱子裏運到那兒。祇因為他乘夜車的時間過於急迫的緣故，他竟忘掉她的事情了……。那麼就把她拿還給你吧——他這樣說着，好像從前在台上表演時一樣，舉高了手槍向天一放，同時把床架子前的絲絨窗簾一拉，果然！我的老婆呈着可愛的笑容跳了出來了！」

三月之空想

淺原六郎
郭建英譯

三月之籐椅上，吃着口紅似的洋莓。銀匙與綠色之微笑，與透明的玻璃盒子。

奶油般呈着灰白色的臉的青年，歎着氣息凝視了我的臉。凝視後又歎着絲般細弱之氣息。

我把眼睛放到已消失了閃耀的地平線上，而唱了歌曲。「欲愛夢是現在啊」。

唉，這是蒲拉姆斯的一節哪。

我不懂，青年之太息……。

我想，也許青年追慕着他離開了的故鄉之春吧。

摩洛哥皮的鞋子，洋紅色的腰帶，從短的裙角，我很長的絲襪，以法國絲美麗的光澤橫臥着。

「我底脚，細嗎？」

「……：……。」

青年好像他硬直的眼睛般緊閉着嘴唇。

「粗嗎？」

膽小地，青年之眼睛撫摸了我底腿，而逃去了。

「好像馬脚般細瘦嗎？」

我借用了這外國的俗諺，無理由地癡笑了。笑好像氣球般輕輕地升上來。

我懷念着這悲哀的愛之羅曼史。

但丁和琵亞脫麗奚的故事，再講給我聽吧？

我已聽厭了這個故事。可是當我看着青年灰白之臉，就覺到愛聽這個故事。

青年起始講了，反復地講過的這感傷的故事。青年老是呈着初講時般的熱誠講下去。眼角燒紅了，嘴唇開着鮮花般被但丁的愛焰燒紅了。

我已聽厭了這個羅曼史，可是在青年之嘴唇上所閃耀的新鮮的紅的情熱，對於我老是個魅力啊。

講着但丁時的青年的嘴唇，那個色彩。

啊啊，那瞬間，青年與嘴唇，我也許對那鮮紅的，熱的顏色，感着愛戀吧。我懷疑着。

但是我底空想上劇馳着高速度的汽車。青年仍把這無聊的故事冗長地講着。我的空想已超越了青色的太平洋，縈迴在紐約的高層建築物裏。

我的汽車是紫紅色的洛衣斯·洛愛。

我的全身被崇拜者的花綵埋沒了，香料的馥郁陶醉了我。

我的歌聲，能惠賦於世中之最美麗的。紐約恍惚地醉迷着我。無線電把我的

名聲，我的天才，傳布到世界各國，地球之隅。我在名聲之絕頂仍保着星般的美麗，星般的純潔。我的寢室散亂着花絮。可是我不知道愛。我是純潔啊，我是十八歲的少女。

船開向法國去。紐約的碼頭上，爲我的 Tape 變色了。紐約以戀愛者的悲哀送着我，船馳到蒼色的海上時，我的 Tape 仍沒有斷，悠久地悠久地傳送着思慕與悲哀。我的 Tape 在海上落着幾條紅色的陰影，在空中描着紅色的虹。

到法國去，到巴里！

可是青年太古般陳腐的故事仍沒有完。也許比我的 Tape 還長些吧。於是我質問了他：

「從紐約到法國間，有沒有架上 Tape 的人嗎？」

青年呈了不安之眼，閉了嘴唇。

不久青年嘆了一口已成爲習慣的氣息，回去了。

吹了口笛，我開了窗。三月之黃昏是阿爾培泉。薩門的詩啊。柔軟，又多麼深奧呢！

夜，及到很遲，在燈下寫着一封信。給誰的呢，我不知道。可是我寫着，很長，很長的信。

冰

J W 皮恩斯脫作
章 志 毅 譯

這是去年的事情：一位美國的百萬富翁隨帶了兩個可愛的小姐，向繪畫般美麗的西部動身旅行了。

火車劇馳絕佳的風景中。但那裏是還未十分開化的荒地，每個車站間總是離得很遠很遠的；并且那天剛巧是人人都不敢看望寒暑表般酷熱的天氣。

沒有冰！當然，無論是旅客或是太陽的光線絕對不會給你半片冰塊的。那嬌養慣了的兩位小姐嘴裏渴得都已哭起來了。無論她們的爸爸跑了幾百次飯堂也沒用的，那裏祇有着汽水和檸檬水罷了，并且這都是像溫水一樣的東西。

於是這可愛的百萬富翁走遍車上的各部，大聲乞求了冰塊。

「誰能給我女孩兩片冰塊的人，送他一百元！一百元哪！祇是兩片冰塊呢！」

這時，默坐在客車相接的步橋上的一個穿着黑服的男子，把兩片冰塊包入新聞紙拿給他。於是那兩位小姐的慈愛的爸爸就付給他一百元錢，而兩位小姐何等驚喜地喝了那冰汽水呵。

但未到了一個鐘頭，她們較前更覺口渴了！於是她們的爸爸又去尋覓那個好像魔術師般的男子。他牢是默坐在兩車相繫的步橋上，可是這次他却要求一千元錢了，并且較前更小的冰片。

後來，後來……不，在這裏所要講給讀者的，決不是此後那百萬富翁所買到的冰塊怎樣地愈變愈小，而所付的代價却愈出愈高的事情。

火車牢是馳行着。那時已到了下午三時光景，酷熱更形厲害起來。

我們如果在口渴的時候攝取水分，那較前更會口渴的。這兩位小姐也不出乎

此理，那時已像行將渴斃的野狗般伸長舌頭橫臥在椅上了。慈愛的爸爸雖又去尋那穿有黑服的男子，可是這次却不看見他的影子。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人哪。

但這可愛的百萬富翁再也不忍目睹他的小孩們那樣苦訴的形狀，於是他到車上各部，連廁所等處，如發狂般找尋了那個男子。而，上帝保佑他，他終於跑到連結着最後一節的貨車的地方，把門一開時，纔發現了他呢。

那裏坐着那個男子。他獸坐於一個木箱之旁，并以兩手抱着頭臚不知思索着什麼。他的外貌上，却深藏着無涯的悲哀般。

然而那百萬富翁決不會顧慮他人的情感的。他心急地說道；

「噢！終於給我找到了！我不知道怎樣找了你呢。我現在很願意給你五千元錢，請你可憐我的女孩子，而可否再賣給我兩片冰塊嗎？」

百萬富翁一面這樣說，一面就從袋裏掏出一疊的鈔票。

「但你祇要等二十分鐘，就可到車站了。那裏，你們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喝

的阿。」

那黑服的男子連眼睛也不移到五千元鈔票上這樣說。

「不行，不行，一分鐘也不能再遲的了。我乞求你，我跪求你，請你……那麼我現在出一萬元錢吧，好嗎？一萬元哪。」

百萬富翁好像以購買股票時般的神氣說。「不行的，這不僅是金錢問題而已。」

那不可思議的男子指着放在他身旁的木箱這樣說。那木箱的蓋子扉開着，內面却有一個很大的洞溝。

「如果我再給你一片冰塊，那麼未到下站前，我底叔父定要腐爛不堪的了！」

戀愛無線電

瀉爾·基耐兒作
郭建英譯

「對不起，先生，這火車上請不要抽煙哪。」

一個尖鼻頭的，呈有四方臉的老太太很不高興地促了討郎先生的注意。

討郎先生即時拋棄了紙煙，向那位老太太行了一個極恭敬的鞠躬，然後離開了那車室，跑到另一車房。

「呸！上帝爲甚麼老是這樣不肯微笑的呵。」他這麼想着，當火車停在某車站時，向窗外眺望着外景。這時候，上帝也許喜歡微笑的吧，一個呈着桃紅色的臉和金黃色的頭髮底美女跑進了他的車室來，看見他前面有個空席，就坐下來了。討郎先生心中幽匿地感謝了上帝，雖是平凡，但同她暢敘了許多雅緻而動聽

的會話。

討郎先生是又年青又漂亮，又有相當的財產，並且很是傷感的男子。所以火車尚未馳過蒙得洛之前，他已被陷於深深的情愛之淵中，掙扎着他身心了。同這樣優美的女性到究交換怎樣的會話好呢，他心裏猜疑着。後來話題漸移到最近流行法國全地的無線電的事情。討郎先生對於無線電的興味是非常濃厚的，但這位美麗的女子對無線電也抱有同樣的趣味。她雄辯地把會話繼續下去：

「真的不騙你呵，先生，我的無線電迷是真沒有話可以說的。各公司出品的所有接音機都齊備房中，一天到晚聽取無線電為唯一覺到快樂的事情。並且大部分有名的放聲局，譬如倫敦或紐約，都不肯錯過的呢。」（請能否也聽取我心中的放聲嗎？）我們的討郎先生真要想這樣地說出來了。

火車經過里昂，配拉許的車站，但她沒有下車的樣子。然而一到蒙的瑪爾的站頭，她好像驟然想起般立起來。她對討郎先生輕輕地打了個招呼後，消失於車

站的彼方了。

同時，討郎先生看見那不喜歡他抽煙的老太太，也連忙整理了行李下車了。到了馬賽站，方才意識到他的情愛燃盡着他自己。可是爲了他的魯莽與軟弱的性格，他始終沒有問她的姓名與住處。他跑到她所住的街布，好像找遺兒般尋覓了她——年青而呈着金髮的，並且喜歡無線電的她。可是這個探索終歸失敗了。討郎先生蒼白了臉而思索怎樣可以尋找她的良策。最後，他欣然想到唯一的妙法：訴之於無線電吧！

「不錯，她曾說過天天要聽取無線電的，如果我在放聲，她定也會聽見的啊。」

我們的討郎先生就此很勤勉地學習了放聲的技能。他學習了悲劇角色所需要的古典文學與一切臺辭。終而他有一天很光榮地被聘到放聲局放聲了。

「請諸君特別注意。現在我們請討郎先生誦讀戴爾的「勃兒脫斯」第五幕

第七場的詩句。』

接着報告員的介紹，我們的討郎先生以激昂的語氣誦完了第二句，然而他突
然把連奧戴爾本身也從未聽過的詩句背誦出來：

請回憶到我吧，

在五月十日的那天，

火車上同你談話過，

我的名字爲討郎，

住在勃郎許街第百號，

接我這甜吻吧。

於是討郎先生被拖出門外了，受了許多漫罵與輕蔑。

可是我們幸福的討郎先生，在第二天就聽見一位女性求見他的聲音。

她囁着：

— 單乳與套手 —

「我是在車上請鄧先生停止抽烟的女子哪……」



婦人叢書

·是青春期的男女之良伴·

手套與乳罩

(掌篇小說集)

戀愛隨筆

(戀愛金言集)

美之創造

(美容與時裝)

避孕新術

(妊娠與月經)

·是兩性的間生之活指南·

手 套 與 乳 罩

每 册 五 角

編 者
婦人畫報社

發 行 人
余 漢 生

發 行 所
良友圖書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印 刷 所
良友圖書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得 印

